



卷之六目錄

塔銘

大慧普覺禪師塔銘

張浚

元叟端禪師塔銘

黃潛

古鼎禪師塔銘

危素

癡絕禪師行狀

趙若瑀

竺遠源公塔銘

宋濂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

宋濂

月江淨禪師圓照塔銘

胡澐

雙徑林禪師塔銘

方九敘

月亭得法師塔銘

陸光祖

幻于上人塔銘

瞿汝稷

紫柏大師塔銘

釋德清

補遺

晦機熙禪師塔銘

虞集

卷之六目錄終

徑山志卷之六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訂 虞山宋奎光輯

鹿城陳懋德

塔銘

大慧普覺禪師塔銘 十三代

張浚

隆興元年八月十日大慧禪師宗杲示寂于徑山明月

堂皇帝聞之嗟惜詔以明月堂為妙喜菴賜謚普覺塔

曰寶光用寵賁之其徒以師全身葬於菴之後使了賢

來請銘先是上為普安郡王時聞師名嘗遣內都監至

塔銘

徑山謁師師作偈以獻二上甚嘉之及在建邸復遣內
知客請師山中爲衆說法親書妙喜庵大字及製真讚
寄師又二年而上卽位始賜號大慧禪師明年復取向
所賜宸翰以御寶識之恩寵加厚而師亾矣仰惟主上
神聖英武資不世出而惠顧一方外之士如此蓋師於
釋氏所謂卓然傑出於當世者忠誠感格得之天理是
以上動宸心眷知特異吁其盛哉自昔聖賢以傳心爲
學誠明合體變化興焉西方之教指心空爲解脫究竟
蓋得一而不見諸用而悟入要處或幾於盡性者所爲

後世三宗竝行臨濟正傳號爲得人超出聲塵不立一
法根源直截以證爲極焜耀震動卷舒無礙如師子兒
游戲自在獲大無畏此固不可以智知識識也臨濟六
傳至楊岐楊岐再世而圓悟師克勤得法于五祖演被
遇兩朝其道蓋盛行矣師實嗣圓悟益光明焉師諱宗
杲宣州寧國人姓奚氏年十七爲浮圖不欲居鄉里從
經論師卽出行四方始從曹洞諸老宿游旣得其說歎
曰是果佛祖意耶去之謁準湛堂準識師睂睱間久謂
之曰子談說皆通暢特未可以敵生死吾今疾革佗日

見川勤當能辦子事勤卽園悟師也湛堂死師謁丞相
張公無盡求準塔銘無盡門庭高於天下士亦少許可
見師一言而契卽下榻朝夕與語名其庵曰妙喜字之
曰曇晦且謂子必見園悟師吾助子往遂津致行李來
京師見勤於天寧一日勤陞堂師豁然神悟以語勤勤
曰未也子雖有得矣而大法故未明又一日勤舉演和
尚有句無句語師言下得大安樂法勤拊掌曰始知吾
不汝欺耶自是縱橫踔厲無所疑於心大肆其說如蘓
張之雄辯孫吳之用兵如建饒水轉圓石于千級之阪
諸老歛衽莫當其鋒于時賢士大夫往往爭與之游雅
爲右丞相呂公舜徒所重奏賜紫衣號佛日大師會女
真之變其酋欲取禪僧十輩師在選中已而得免蓋若
有相之者渡江而南園悟方主雲居席命師居第一座
爲衆授道譽望蔚然已而去入雲居山居古雲門學者
雲集復避亂走湖南轉江右入閩築庵長樂洋嶼時從
之者纔五十有三人未五十日得法者十三輩前此蓋
未始有也後皆角立始應給事江公少明之請住小谿
雲門菴而浚在蜀時勤親以師囑謂真得法髓浚造朝

遂以臨安徑山延之道法之盛冠于一時百舍重趼往
赴惟恐後拜其門惟恐不得見至無所容敞千僧大閣
以居之凡二千餘衆所交皆俊艾當時名卿如侍郎張
公子韶爲莫逆友而師亦竟以此遇禍蓋當軸者恐其
議已惡之也毀衣焚牒屏居衡州凡十年徙梅州梅州
瘴厲寂莫之地其徒裹糧從之雖死不悔噫是非有以
眞服其心而然耶又五年太上皇帝特恩放還明年復
僧服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最後以朝命住育王聚衆
多食或不繼築涂田凡數千頃詔賜其莊名般若又二

年移徑山師之再住此山道俗歆慕如見其所親雖老
接引後進不少倦居明月堂凡一年以終將示寂親書
遺奏及寄聲別右相湯公又貽書於浚了賢請偈復取
筆大書不少亂師雖爲方外士而義篤君親每及時事
愛君憂時見之詞氣其論甚正確晚自徑山來秣陵見
浚垂涕言先人不幸無後某之責家貧何所仰願乞一
給使名藉公重庶有肯就者浚爲惻然興嘆遂奏其族
弟道源奉師親後旣退居明月堂冒暑走其鄉上塚葺
治所存益如此使爲吾儒豈不爲名士而其學佛亦卓

然自立於當世非豪傑丈夫哉卒被光寵表之無窮誠
有以自致也所賜御書建閣藏於妙喜菴與茲山不磨
矣師壽七十有五坐夏五十八年僧俗從師得法悟徹
者不啻數十人皆有聞于時鼎需思嶽彌光悟本守淨
道謙遵璞祖元冲密先師而卒我秦國太夫人亦嘗於
師問道焉嗚呼我識師之早此心默契未言先同從容
酬接達旦不倦人間至樂孰與等擬蓋惜其淪沒山林
惠利之不溥加于人也然而以道觀之安可以隱顯去
來索師於形骸之內哉我實知師宜爲之銘銘曰

平生爲一

非想非說

證徹了悟

一息千劫

嗟師何爲

拳拳忠孝

欲廸羣迷

俾趨正教

嘻笑怒罵

佛事熾然

情生智隔

疑謫興焉

天日巍巍

終古莫移

師兮道德

此山與齊

元叟端禪師塔銘

四十八代

黃潛

菩提達磨以摩訶迦葉所得無上正法來止中上直接
上根其後枝分爲二心印獨付於曹谿派別爲五而宗
風大振於臨濟至大慧而東南禪門之盛遂冠絕於一
時故其子孫最爲蕃衍徑山元叟禪師大慧四世孫也

師諱行端元叟蓋其字族臨海何氏世爲儒家母王氏能通五經師生而秀拔幼不茹葷超然有厭薄塵紛之意六歲母教以論語孟子輒能成誦雅不欲汨沒於世儒章句之學十二從族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之化城院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而其器識淵遠夙負大志以斯道自任宴坐思惟至忘寢食初叅藏叟和尚於徑山叟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師收坐具叟云放汝三十棒叅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一日侍次叟云我泉南無僧

師云和尚灑叟便棒師接住云莫道無僧好叟領之卽延入侍司是時衆滿萬指莫有契其機者叟旣告寂師至淨慈依石林鞏公卽處以記室相與激揚此事與虛谷陵東嶼海晦機熙東州永竹閣真爲莫逆交尋以靈隱山水清勝往掛錫焉師嘗自稱寒拾里人橫川珙公在育王以偈招之曰寥寥天地間獨有寒山子師竟不渡江而謁覺庵真公於承天復叅雪巖欽公於仰山雪巖問何處來師云兩浙巖云因甚語音不同師云合取臭口巖云懶徑橋高集雲峯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云

鴨吞螺螄眼睛突出巖咲顧謂侍者點好茶來卽送師
歸蒙堂居三歲而巖逝乃還澗右虎巖伏公時住徑山
請師居第一座焉旣而退處楞伽室擬寒山子詩百餘
篇皆真乘流注四方納子多傳誦之大德庚子出世湖
之資福伏公加盛禮覬師唱其道師微笑而不答辦香
酬恩歸之藏叟馬學徒奔湊名聞京國後三年癸卯特
旨賜惠文正辯禪師中書平章政事張閻公任行宣政
使首舉師主中天竺開堂之日公率僚屬親臨座下寺
當久廢之餘師爲樹門榜而正隣剎之侵疆治殿宇而

還叢林之舊觀皆出公外護之力皇慶壬子遷靈隱有
旨設水陸大會于金山命師陞座說法竣事入覲於便
殿從容奏對深契上衷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陞辭南歸
卽拂衣去養高于良階之西庵至治壬戌徑山虛席三
宗四衆咸謂非師莫能荷負其任相率白于宣政行院
請師補其處泰定甲子用使院闔詞奏請爲降璽書作
大護持師至是凡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
越閩而慕其道者鱗萃蟻聚至無所容歲饑皆裹糧而
來以得見爲幸徑山自大慧中興後代有名德得師而

其道愈光師嘗勘一新到僧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
云臨朕礎師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叅堂去又礎一僧
云碁盤石斫破你腦門盃盃池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師
便喝又礎一僧云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
卽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其機
鋒峭峻多此類師以呵叱怒罵爲門弟子慈切之誨以
不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爲藏叟之的傳一人而已
師之利他皆陰爲之沒齒不言而其道德聞望爲朝野
所推服薦膺命賜人以爲榮而師未始自銜意漠如也

暇日以餘力施於篇翰尤精絕古雅石田林先生隱居
吳山不與世接獨遺師以詩曰能吟天寶句不廢嶺南
禪其取重於前輩如此師生於宋寶祐乙卯佛涅槃後
一日以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終於徑山之丈室世壽八
十八僧臘七十六其先五日示微疾問侍僧云呼之曾
已休吸之尚未舍寄同諸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
者不來者侍僧無語師良久云後五日看越四日夜分
沐浴更衣別衆趺坐書偈云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
發燄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龕留七日顏貌如生

以是月十一日奉全身窆于寂照塔院而分爪髮建塔于化城幻有精舍四會說法語有錄行于世所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而同時闡化於吳楚閩粵蜀漢間者若干人其上首靈隱法林本覺梵琦中天竺祖銘等狀師行業俾潛書之茲碑潛忝從章甫逢掖之後未能於宗門中齎蒼荀之香嘗醍醐之味罔知所以措其頌美之辭庸備著狀所述爲序而銘諸庶幾不失其實來學得以究極夫旨趣云爾銘曰

大雄唱滅宗途肇分不有單傳孰開我人巍巍大慧垂陰四葉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據獅子座四十二年被遇三朝便蕃異數王臣順風有嚴外護大法棟梁一夕而摧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寂而常照碧潭秋月散爲千光非同非別徑山蒼蒼上與雲齊真身常住大慧焉依讚述虛空非愚則惑直書具文刺此山石

古鼎銘禪師塔銘

五十一代

危素

元順帝至正四年素以王事留覲暇日汎錢湖至青山寺蓋古鼎銘禪師隱處也師方出主補怛洛迦山瞻挹

道風莫能遂一見素旣還朝師兩陞巨剎大振玄學道
重東南凡十有四年爲至正十八年而師示寂其門人
仁淑萬金以書若狀來請銘其塔按師諱祖銘字古鼎
姓應氏世居四明之奉化從祖徽宗叅知政事父貞母
葉氏師生於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幼
穎悟不近葷食稍長學道通左氏書而尤嗜釋典年十
八厭處塵俗以父母命從金峩寺橫山錫公學出世法
錫公鍾愛之二十有五得度受具戒出游諸方首以竺
西垣公於天童山爲內記尋走閩浙多所叅訪莫有契
者時元叟端禪師在靈隱寺師往謁焉一日入室扣以
黃龍見慈明機緣元叟卽當山四十八代詰之曰只如趙州云
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與慈明笑曰是罵耶你且道二老
漢爲復肝膽相似爲復鼻孔不同師云一對無孔鐵錐
叟云黃龍當下悟去又且如何師云也是病眼見空花
叟云不是不是師擬進語叟便喝自是坦然無疑滯未
幾命居記室晨夕警發益臻其闢奧一時德譽藹著所
與交遊皆雅望之士去留叢林輕而師愈謙抑自持有
以輿從爲相逆者悉謝絕云惟杖履而已

元順帝

元統元

元年師五十有四始自徑山出住昌國之隆教寺學者不憚步險爭願趨往席下後八年迺遷寶陀寺卽補恒洛迦山也浙東都元帥完者都公威震海上而于師至禮甚恭日本商航數奉國命盛齎金幣來聘師每避去至正五年浙江丞相朶兒知國王領行宣政院事特移師住杭之中天竺七年迺遷師還主徑山師在中竺時有童子仇姓者從師荷包笠夜宿蘓之承天寺見空中有一寶鼎左右翼衛皆天神若有所告曰天帝以此鼎還賜徑山也詰旦以事質其僧曰此必古鼎禪師還遷

徑山也日與之俱來爲求給役俄而徑山命下聞者異之京司以師法席之盛錫號慧性文敏宏學普濟禪師十一年穎豪亂作師治妙明庵于放生池上曰吾將老于此焉十七年杭再受兵師退而庵居又數月苗獠焚掠徑山承相達識鐵木邇公延師至都之雲居庵暇則詣師諮叩宗門玄旨請禮彌篤一日請看經次師惟默坐公問長老何不看經師云尋行數墨爲看經耶公無語師翻經云老僧看經看經去也公以手覆經云請與說破師云伊尹周公阿誰做公遂領悟周貞良公特主

中竺謂嘗闡化是山請歸了幻庵已而有微疾澡浴更衣集衆危坐致書承相囑以外護佛法之意俄而指語其徒曰觀世音金臺至矣吾平生兼修之功有驗也乃大書偈曰生歿純真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書已擲筆而逝五月二十二日也先一日承相夢師告別卽遣吏候問而師已化去爲之嗟悼不已致賻有加龕留七日顏貌如生行院槩郡府官僚盛設俎奠于道茶毘時舌根數珠皆不壞得五色光舍利無算其徒收取舍利與不壞者建塔於徑山及隆教寶陀青山焉世壽七十九僧牒五十五有四會語錄暨外集若干卷傳於世師意度直率不爲緣飾居處物用清苦淡泊晨興盥頰以致澣濯未嘗役僮僕自幼至耆年未嘗少休怛兼修淨業禮觀世音像日必千拜而於大法洞徹玄微開示直截踔厲縱橫應變無窮雖門庭峻拔若不可少殺隨其夙器慈悲誘掖成就爲多至於文學廼師之世業里中袁文清公楠金華胡公長孺黃公潛蜀郡虞文靖公集長沙歐陽公玄咸稱慕之見諸文字者舉可徵已所度弟子若干素嚮承認纂修宋史實論著叅知政事

師爲公世胄雖離塵絕俗而所建立章章若是序而銘
之有不容辭銘曰達磨西來直指心性後列五宗臨濟
爲盛妙喜在宋其道彌尊燈分淑世有燁後昆猗慧性
師篤生海裔家學有源簪纓之系廼慕空乘受業金峩
壯遊海嶽掉臂而過投錫于吳泠泉是遊遂逢碩師開
厥蘊奧在昔黃龍有大機緣羣疑一祛竟紹真傳爲法
出世道行島嶼竺峯再遷其化益普爰陞雙徑有奕有
耀元臣鉅夫稽首受教十年化洽息影巖扃靡顯靡晦
龍象純純倏爾而逝生歿俱寂空洞混冥誰究其極瞻
彼宰堵來學攸思記德貞銘宗伯告辭

癡絕禪師行狀

三十五代

趙若琚

師名道冲自號癡絕武信長江荀氏子母郭氏嘗夢經
山木爪樹下其實纍纍取而食之占者謂當產奇士已
而師生豐上短下資稟過人長應進士舉不利受釋氏
學於梓州妙音院禮修政落髮游成都習經論於大聖
慈寺未幾以名相厭人雅有志於出世間法紹熙壬子
出峽回旋荆楚間時松源岳倡密庵之道于饒之薦福
徑造其廬適歲饑聞曹源生首衆雲居松源以西湖妙

果舉出世師聽其入門語有省叅堂俾侍香甲寅夏復從弁從龜峯留三年以偈辭入浙有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癢處爬之句江湖至今傳誦松源主靈隱門庭高峻不妄許可師棲笠八閱月未得歸堂每矚矚欲自言屢呵斥不容近一日有告之松源者松源曰我八字打開挂搭他自是他當面蹉過師聞此語口耳俱喪始知侍曹源於妙果龜峯時嘻笑怒罵無非善巧方便自此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旣而曹源順寂遍歷諸老之門踰二十年淨慈肯堂克華藏遁庵演一見以爲法器知密庵之傳必復興於異時其後潛庵光一翁如癡鈍穎掩室開浙翁琰皆分半座俾倡所學嘉定乙卯由徑山應嘉興光孝請一薌爲曹源修末供寶慶乙酉被堂帖移蔣山蔣山田多依山瀕水旱潦不常歲租不足以供衆師攻苦食淡相安於寂寞十四年始終如一日時叅樞抑齋陳公開闔金陵素敬師操行孤高舉似於闔師東畝曹公會鼓山虛席卽命師主之未行遷雪峯嘉熙戊戌入院甫半載有旨住太白名山適育王住持未得人因師之至又強之兼領師往來兩山間四方學

者從之如歸聲聞京師淳祐甲辰詔移靈隱說法飛來
峯下追念密庵松源舊遊方思所以振起祖風而魔事
出於意料所不及難以口舌爭遽動終老故山之志伐
鼓亟去雖京兆尹節齋趙公致書力挽堂帖有虎丘之
命昇師虛齋趙公以蔣山起之俱莫能回其意戊申春
育王散席諸大老落落如晨星惟師爲藜林尊宿衆舉
於朝日夜俟師之出亦固辭乃已明年己酉訪丞相弘
毅游公侍郎滄洲程公於茗溪私弟歸塗京兆節齋趙
公命駕遣書要於路留連郡治彌兩旬欲挽之爲法華

開山懇祈再三不得請而勅牒住徑山之命繼至師謂
先諾固不可違君命豈應引避乃以九月至法華踰月
登雙徑實踵無準範之後人神嚮合聲懽如雷俄染疾
在心膈間飲啖日減自冬涉春形體雖羸而陞堂提倡
精明如平時三月六日忽手書龕記敘得法之由遣遺
書十數且口占法語寄無準塔所曰無準忌在十八吾
以十五卽行不得辦香修供矣侍僧駭其言亟以遺偈
請師咲曰未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個人直下承當卽
命筆書舜衆上堂曰世尊師入涅槃告衆云汝等善觀

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無令後悔今日卽有明日
卽無枯世尊云平生用盡伎倆臨歿之際求生不得生
求死不得歿山僧則不然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
吒攔不住自是屏醫却藥果至十四日夜分起坐移頃
而逝後三日荼毘舍利五色粲然弟子遵遺教奉靈骨
以庚戌五月十九日歸葬金陵之玉山庵學徒追悼不
舍中分其半建塔徑山菖蒲田玉芝庵實是月二十四
日也壽八十二臘六十七師純誠無僞表裏如一待人
恕而立已嚴應世圓而領衆肅住山三十年所至以激

揚宗風爲已任以道法未得其傳爲已憂平居簡淡沉
默若不能言及坐籌室勘驗納子機鋒一觸猶雷奔電
掣海立江翻皆茫然莫知湊泊誓不輕以詞色假人重
誤來學晚年無他好多留意字法於小楷最得三昧往
往端嚴凝重類其人僧俗歸敬求法語偈贊無虛日雖
祁寒盛暑揮染不倦士大夫多樂從之游而尤爲名公
鉅卿所推重以至聲名喧傳海外有具書禮犯鯨波而
來問法者其道德有以服人一至於此方在天童育王
時被旨開堂靈隱束擔將戒行而隣峯疾之者聲言欲

嗾羣不逞梗於中道左右聞之舉以告師曰吾平日以誠實接人將何以加我略不爲之動彼亦終於無所施而止雙徑冷泉太白雪峯海內甲刹也近年以來萌欲速之念者挾輿援矜智巧歷階而上力可以通神師則不然短褐布衣終其身不爲勢利所動故其進不由介紹其退心常泰然真法門之棟梁後學之標準也鍾阜去東陽六十里玉山實介其間由潤而昇禪錫經從曾無駐足方袍之地師誅茆結廬鑿石開徑倒囊鉢所有不足以給土木之費京湖制帥無庵孟公秋壑賈公聞而爲之助京尹節齋趙公繼捐金粟以相其成於是卽庵之傍定瘞骨之所峯巒回環龍虎對峙旣盡挹金陵諸山之秀而玉山玉芝其名又適相符夫豈偶然哉故其亾也葬如志旣葬後一月嗣法弟子法鑑致師遺書以行實屬若琚爲之狀顧方屏迹田里多病侵陵有所未暇越再歲其徒了源持木石侍郎尤公所作語錄敘引切切申前請益力慨念丙申之春識師於獨龍岡下一見傾蓋如故今回首十七年矣諛不容辭因撫門人所編行實間參以所聞敘次始末面授了源使持以乞

銘于當世大手筆爲叢林不朽之傳謹狀

竺遠源公塔銘

五十二代

宋 濂

徑山禪師入寂已久古緡州男子實爲之銘其序曰禪師諱正源字竺遠歐陽其氏也文忠公爲遠祖而南康其所居也年二十七受具戒越四十五載當元至正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壽七十又二而逝其始與卒也大辨和尚虛谷陵公以道德名東南其傳法師也觀音與聖道場靈隱徑山其所主伽藍也始見陵公公以龍潭滅紙炬語問之禪師應之曰焦石可破層冰公曰破

後奚爲復應之曰探索乃知公詰曰所知者何事方思對其語公遽舉杖擊之悚然默喻由是智開識融外內無礙雄談慧辯動靜皆空叩之者無窮歸之者有容近者化而信遠者慕而宗又能飾之以文持之以勤位尊而不以爲榮德盛而守之以謙所得乎道而出乎世者也居道場增其室廬之未備者主徑山焚亂兵遺骸之暴露者在靈隱樓閣皆爲煨燼惟其所居獨存類有神以相之者其建功動物之可見者也生之夕梵僧見夢于其母及將歿也預告日期書偈而化弟子分瘞爪髮

于道場舍利叢叢然生其靈異之顯著者也元之帝師
聞其賢錫以佛慧慈照普應禪師之號五主巨刹皆方
鎮大臣遣使者所邀致其法乎于人者深也廣化圓伊
本覺文煜與聖宗得承天道瓊淨光智聚大慈等若干
人其得法弟子也某等若干人其所度學子也徑山其
白塔所在也全身而瘞者禪師之意也一十二年某月
日其瘞之時也集而傳之者其所說法也法不可以述
求道不可以形著雖無塔可也有塔矣雖無文可也宜
無文矣繁其辭者過也故略而約之略而約之者古之

道也以古道處禪師者余志也謂余爲簡者非知道者
也請銘者圓伊也銘曰道之原本無言兮以言求道道
豈宣兮有倬達摩號爲禪兮指心見性簡且專兮弊而
失宗口耳是傳兮襲訛蹈誕欺昏頑兮虛石嶄嶄法雷
震天兮餘音所及聳以顛兮師奮大勇直走其前兮象
據獅吼泝幽玄兮五蒞名山從者千兮抉堦疏滯道百
川兮洗濯白日光爛然兮有目皆覩照八埏兮文辭如
雲來翩翩兮卽而索之以絙繫烟兮道且不有矧簡編
兮又况幻形同蛻蟬兮闕塔鏡文不愈衍兮有文之文

多糾纏兮文而無文道乃全兮師道如羿此遺弦兮因
粗解妙在後賢兮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尚及公塔銘

五十三代

洪武十二年化

宋 濂

姑蘓之區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者
以攻辭翰器物爲尚雖據位稱大師亦莫不皆然自宋
季以迄于今提唱達磨正傳追配先哲者唯明辯正宗
廣慧禪師一人而已師諱智及字以中蘓之吳縣顧氏
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夢發祥及入海雲院爲
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典竝進其師嘉之同見闍國
王清獻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館撫之如已子使其
祝髮受具足戒師聞賢首家講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
章莞爾而笑曰一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卽成賸
法縱獲天雨寶花于我奚益哉遂去建業見廣智訢公
于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
穆公起巖張潞公翥危左承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倡酬
爲樂師微露文彩珠潔璧光廣智及羣公見之大驚交
相延譽恐後師之同袍聚上人訶曰子才俊爽若此不

思負荷正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燭所謂黃葉飄
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答卽歸海雲胸中如
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于庭豁然有
省機用彰明觸目無障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
涉偏執于是杖策游虎林升雙徑山謁寂照端公自列
其所證甚悉初寂照嘗以法器期師聞其言喜甚因勘
辨之師隨機而答如葉落秋空而兔走荒原也精神叅
會不間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遷主藏室
師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溫繹之宗通說貫袞袞如懸江
河聲光煒燁頓超諸老上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舉
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暨清淨四衆手持香花
百里驩迎如見諸佛爲升座說法不翅大將樹建旗鼓
申令發號聞者靡不畏服乙酉轉隣刹普慈其激揚誘
掖如隆教時戊戌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穆爾兼領
院事延師主杭之淨慈兵燹之餘艱窘危厲人所不能
堪師運量有方軌範峻整綽有承平遺風較之普慈君
子恒謂過之丞相猶謂未盡尊師之道辛丑之秋復請
住持徑山補寂照故處師亦不辭而往風動四方考德

者愈衆。叻賴男子瞿範，日饗盤飧，主庖者厭之。瞿銜而去，赴部使者，訴院之僚屬受賕誣師爲通衷私使者。攝師問狀，師了無懼色。癸卯，省憲二府白其寃，強師復還徑山。緇素駿奔如戴，父母至有樂極而悲泣者。皇明龍興，洪武癸丑，詔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師實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對。乙卯，賜還窮隆山山，卽海雲所在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日行荼毘法，火燄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沉水香，齒牙數珠不壞，遺骨紺澤，類青琉璃色。室利羅

交綴于上。是日其徒大均、士龍等藏于所居山之陰，寶盈分爪髮歸徑山。卜于無等，才公塔右瘞焉。世壽六十八年，爲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師長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威令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故所至百廢具興，然處事達變，接引後進，又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爲賢，爲錫今號云。師在天界時，濂頗獲聞其緒論于其歿也。上首弟子普慶住持道衍，藉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夫圓明妙性，實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佛不得已而說經雷

動蟄驚風行草偃者爲明此性也諸祖不得已而忘經
絕其枝末直探其本根者亦明此性也性在是則道在
是矣奈何道喪性乖非惟學徒爲然至于師表當世者
一從事于末學曲藝之間以資清玩其去佛祖之道蓋
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以爲東南龜鏡哉師出世
時窮隆山石夜走及涖普慈神降于人述師清嚴之狀
天之生師殆不偶然四會語有錄其機緣已備載之茲
不敢勦入也銘曰

華梵諸祖所了惟心函乾蓋坤開陽闔陰萬彙芸芸靡
不苞括肯捐全軀而局一髮奕葉相仍軌轍弗殊融通
小大無礙無拘猗歟禪師神觀孤聳文彩漸彰雲流山
涌一旦易慮面壁自治攝念入定如斬芬絲秋葉之零
飄墮庭巖仰視清天一碧萬里我性之覺證諸碩師機
鋒交觸劒戟差差出世海濱人天拱手發祥含徵白石
夜走全提正印法鼓頻搥以眼聞者斷除空華由其見
凝轉識爲智珠璣落紙亦第一義方嶽大臣遣使候迎
陟于南屏惟德之馨名山列五首曰雙徑匪私于師東
南龜鏡輕儗小夫憊不自懲皦皦白璧何憂蒼蠅風騰

波掀萬舜嗟惜是非既昭重泣舊席昔師之去泉流哭
聲師今之旋青木含榮世緣已終微笑而滅設利如珠
綴于紺骨末學競奔曲藝宏施胡不反觀本實在斯遺
光所被千載猶淺瞻之仰之誰敢不勉

月江淨師圓照塔銘

六十五代

胡澹

尚書

師諱宗淨字月江別號月清既退徑山之席更號圓照
族本浙之金華蘭溪人倪姓父景華母包氏嘗夢神僧
入臥室遂覺有娠 皇明洪武九年丙辰九月二十五
日降誕生有異質自幼聰慧授以經文卽能成誦若宿

習然既長出家同邑正覺院禮沙門文譯爲師年十七
祝髮卽洪武二十六年癸酉受具戒遂往虎跑習靜業
誦楞嚴經至如標月影指處豁然省悟聞知雙林正菴
閻公乃宗門巨擘躬詣咨扣印可閻一見奇之便問黃
檠打臨濟你作麼生師卽答云按牛頭喫草閻喜其機
見敏捷如針芥相投畱領維那之職後游徑山至京師
天界寺住持道成延掌藏鑰永樂元年癸未士友唐道
正姚如覺復請師看藏經師結跏趺于其室終日誦念
三年不逾闕致有白雀啣芝之應迺印經一藏迎歸正

覺亦感天降甘露地產靈芝由是道譽日彰衆咸舉住
三衢正果禪寺五載之間興廢舉墜人咸欽仰後退歸
受業重建殿宇雕粧佛像什物器用無不畢備我
太宗文皇帝遴選天下高僧校勘三藏教典師應
詔馳驛赴京居海印寺數蒙恩賜甚渥事畢回南
京復傾已帑印造大藏尊經貯以琅函送至當山永鎮
寶所以報國恩時靈隱住山曇纘重其學行延居第
一座迨

仁廟改元歲在乙巳徑山虛席僧錄少師榮國公衍舉
師主之至則百廢具興殿堂廊廟一新佛像粧飭畢備
自書天下徑山之扁駙馬都尉沐昕特爲大書寺額揭
於照殿率苾芻辯正宗緒扶立教基往來雲水悉有依
庇宣德乙卯退居東堂正統庚申回蘭溪祭掃祖龍七
年壬戌三月三日還徑山忽示微疾至十三日午時集
衆索筆書偈云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
日午打三更書訖跏趺而逝後七日荼毘舌根不壞諸
弟子歛骨葬于凌霄之隴建塔於圓照世壽六十七僧
臘五十一嗣法門人若干人手度弟子徑山住持大英

等若干人平昔說法皆自胸中流出無非借言以顯明也所著徑山集月清餘錄中峰淨土詩石門語錄刊行於世師體貌魁偉器宇宏博得傳臨濟正派迺大慧七世孫也當時公卿大夫若少師姚廣孝等咸贈詩文相共稱許其徒大英恐師行業久而泯湮以狀請余爲銘章俾勒之貞珉以傳永久銘曰

大雄立教肇自西域漢明帝時始入中國四衆皈依風行草偃涵溶萬法妙悟者鮮卓哉大慧獨得其傳法雷普震罔不翕從師克繼紹木鐸載揚校正藏典衣被恩光久住名藍興墜舉廢戒行兼全屢感祥瑞說法有緣迹作尤多密裨皇化利益莎羅壽六十七忽示微疾書偈跏趺擲筆圓寂七日茶毘舌根不壞久積精成不緣四大凌霄之原巍巍宰堵勒時貞珉垂休千古

雙徑林禪師塔銘

方九叙

錢塘人兵部郎中

師生沈氏諱慧林字萬松別號雙徑杭之仁和人也生稟異質不類羣兒稍長耽玩佛書授以世典棄而弗觀也父母察其志以爲終不可奪遂捨爲法輪寺僧寺在省城中諸僧所習瑜伽薦亾之教罔知出世大法師獨

愀然嘆曰此豈生歿大事可能了耶素聞天目平舒老人道行超卓卽別其師實庵堅公投禮老人獲聞心要一日晏坐林間偶聞猿鳥之音豁然有悟仍別老人入京師徘徊諸講肆中研究玄奧夜宿通堂傍聞一僧誦丹霞上堂公案尤大了是時伏牛空幻叟寓止廣德禪林師乃詣叟自陳所解遂得法于空幻之門已而入川峽登峨眉峰復歸於杭歲在庚戌師特造余曰吾年浸老衰朽之相豈可久游人寰茲欲別子遯跡諸暨山中以畢此頽齡耳乃以永明心賦一帙畱別而去是後復遷徑山竟絕迹於城府矣師素通三藏尤精於圓覺金剛法華楞嚴諸經爲人講說諄諄靡厭其人領解乃止予嘗讀楞嚴詣質疑頗得其詳師之居徑山也道日益崇修日益精而四方從學者日益以衆經云兩足者其師之謂歟丁巳春月師忽謂衆曰吾報將盡當不久人世矣自是絕穀月餘時時唯啜澗水至冬微疾而化目未瞑猶涉筆書偈云七十六年萍踪何倚本無去來應緣而已于時禽鳥哀鳴瑞雪飛舞衆以爲異云師生成化壬寅四月十四日卒于嘉靖丁巳十二月十五日世

壽七十有六僧臘五十有八蓋自臨濟傳法以至於師
實二十六世也縉紳與師交友者若萬總戎表王郎中
畿子尤被厚於師其爲悲感何如哉茲歲庚申弟子性
中等將建塔塋師以爲稔知師道者莫予若也廼以悅
庵喜公狀乞銘乃爲銘曰

佛法有三曰戒定慧疇克兼全是爲高第師稟異資卓
然早歲性樂一乘志卑六藝初入法輪厭于塵世載禮
平舒洞乎實際遐游京師徧叅講肆傳心空幻繼統臨
濟峨峰旣歸徑山是憇戒珠圓明慧天澄霽說法談經
啟蒙祛蔽實惟利他匪但自利吾道無涯此生罔逮絕
穀踰旬跣趺而逝囑付羣徒朗吟以偈存鮮遺金藏惟
寸竈新塔巋然山靈拱衛稽首以銘垂諸萬世

月亭得法師塔銘

陸光祖

萬曆丁亥十一月余赴南司寇命月亭法師追送於
錫山舟次言別意甚怏怏明年戊子正月余以請老未
上留句曲而師訃音至矣爲嗟嘆流涕者彌日其年七
月二十四日弟子真芹等塋師於王村塔院之後因走
留都徵余銘余雖不獲辭未暇應也今歲壬辰予告歸

田師沒且塋已五年矣真芹輩復申前請遂誌師生平
行槩而銘之云師諱明得號月亭以紹萬松禪師法又
號千松俗姓周氏世爲烏程縣人幼岐嶷不凡嘗隨父
赴西資佛會指畫像問曰是非僧耶父曰然遂求出家
于雙林慶善庵年十六而祝髮初習瑜珈教化長慕大
乘始叅百川海禪師求出世旨道機不契遍叅名宿備
歷艱辛所遇多外道事具師所刺十地品發願文中於
是益發憤厲志詣武林上竺哀籲大士祈值明師乃遇
萬松禪師於中竺寺萬松問師來意師以禮普門對萬
松豎一指曰汝去見了觀音來師方下頓有所省再拜
求了生歿之訣萬松授以攝心念佛法師遂受具足戒
留侍左右朝夕叅學凡十載一日閱楞嚴經至清淨本
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豁然悟入作偈呈萬松云楞嚴
經內本無經覲面何須問姓名六月炎天炎似火冬天
臘月冷如冰萬松爲印可焉一日獨行山中遇虎師卓
錫正立虎俛首避去時咸異之萬松旣化復參佛慧祇
園和尚又六載堅持戒律博通羣典道譽日彰嘉靖甲
子講法華於報光寺會聽者常千人師忽念大事未的

何暇爲人作口耳伎倆乃孑身登徑山凌霄峰結茅庵
獨坐三載草衣木食苦行精求本來遂徹因作偈曰千
年翠竹萬年松葉葉枝枝是祖風前岳高峰栖隱處無
言杲日普皆同偶閱華嚴有所未了忽感神僧于窗外
指示又夢金獅入口經旨洞然四方禪侶接踵來叅師
隨機響應問者無不迎刃而解遷傳衣菴講楞嚴一時
名士大夫皆折節爲方外交嗣游天台山彼中緇素邪
正混淆師爲講華嚴等經化外道以千計講甫畢堂內
寶花偏生今扁爲湧蓮堂云比歸南司寇韞菴吳公時
爲杭守延師演法於靈隱僉憲東溟管君延師演法于
天池儀部觀頤沈君延師住持圓證寺先是余延師講
華嚴於秀水之東禪寺師樂其雅僻乃相與葺法雲堂
以居迄今遂爲師示寂之所矣師爲人修幹玉立性度
高簡伉直以道自重遇公卿未嘗降禮作卑諂態羣小
或憎詬之百折不回驟與之言世故不越庸人耳及乎
陞座握拂逞辯才宣佛奧機鋒圓捷如倒峽懸河千古
凝秘一時冰釋蓋師之知見盡從妙明自得發揮非若
義學講解拘拘文字間有識之士咸讚嘆希有師保護

正法毅然不爲身謀其寓天池日有豪貴挾妓游僧寮
師會衆逐之無所顧憚世方崇事真武師以彼不過玄
武之神主治一隅耳何至奔走天下若狂也我薄伽梵
爲天人師何不易彼事此耶往往改像設而更廟貌性
喜汲引後學而視外道如讐同衣有過譏彈不少借以
故招忌者之口非有諸縉紳爲之金湯幾不免矣師生
於嘉靖十年辛卯元日歸寂于萬曆十六年正月十七
日世壽五十有八僧臘四十有二所度弟子百計其高
足嗣法者曰真覺曰真界曰真願曰真澄暨真芹也惟
師以苦行得見地以強毅任未法固佛門龍象也余獲
交師三十年所受教益非一期晚年相與修東林坟事
而師先化去誰爲余作蓮邦指南車耶銘曰
維賢善首繼大總持闡阿毘曇爲人天師陵持未教義
學是資師起菰蘆勵志叅諮巖栖三載乃豁夙迷爰覲
神僧且吸金獅慧命已續辯才縱恣大轉法輪導世金
鏡涌蓮表瑞降虎策藜化伏外道狂瀾一隄抗禮公卿
象法用維剛毅強忍威武不移我懷其人空門所希歸
神兜率埋骨于茲與劫終始視此銘詞

嗟乎此大家宰五臺陸先生所誤于松法師塔銘乃
弟子真芹輩葬師於王村禪院時筆也先生沒後飛
英狡僧如心輩百計媒孽院地真芹輩勢不能存恐
百年後并師骨或遭荼毒遂謀之同門真界輩將改
厝于徑山而決策于余余念師爲萬松入室弟子萬
松住持徑山其地自國一祖師衣鉢相傳以道鳴於
歷代者踰八十餘人師之宐歸于徑山無疑也或者
師神不安於王村姑假飛英之崇以還就本宗歟吾
聞入梅檀林者雖以刀鋸戕賊猶染香氣則飛英之
逐真芹而致遷師骨或者反有感於師未可知也師
旣改厝恐將來讀碑銘者疑師葬地之異因爲紀其
委悉如右萬曆戊戌歸安沈桐識

幻予上人塔銘

瞿汝稷 字元立
常熟人

萬曆丁丑秋九月幻余上人顧余于海虞均持不借皆
烟霞也盼睐警欬足以徵沉濁而清熱惱予稽首讚嘆
希有上人真末法中日月幢雪山之上味藥草堪照幽
迷癡暗衆生令人妙光明藏堪醫五毒疾苦衆生離憂
海而登歡喜地一心皈依瞪視不捨未幾上人復偕慧

空上人幻居上人結制安居予日叅請煩羊頓息害馬
都捐禪悅法喜之勝有生以來此會稱最嗣是三上人
飛錫恒集虞之阿蘭若塲逮巳卯春上人棄諸法侶獨
北游五臺予恒悒然懷之丙戌春予至燕脫牽之日卽
覲字髮于雁堂予寓比七閱夏自金剛窟過余者凡四
至恒踰長期近亦當中期壬辰予歷南都癸巳甲午過
予如燕中乙未予涉黃僅各一致書常念希世非獨無
高符且非雅好不久且拂衣從上人于太幻三昧羽翼
了畢鉢餘習俾三有衆生若有情若無情無不立地證

無上正等正覺于巳證皆證乃八月辛酉忽得達觀和
尚書知土人于七月巳巳示寂矣和尚命爲塔銘上人
天資粹白精進無伍凡杜多苦行皆力踐無媿古宿其
在清涼有僧病且危醫謂非人肉不治僧泣曰是有歿
耳將何幾上人笑割肉如掌命羹以飼病立起居常有
善絕不自伐與予游數載未口及一日予遇其僧于龍
華爲予具言之予始索視割處不可堅請不已始示癩
色正赤如丹砂臂故瘦其半肉盡去獨癩衣骨耳此與
善逝鷹王往因何異而上人視猶遺土也頌之歌然若

不足也于諸細行人所不屑檢者無不曲折護持言非利生不關輔頰事非弘教不衡心慮每夜擁衣而寢不過寸香跏趺申旦神氣炯然終身翼翼處弟子位惟奮所未至不多其已能與密藏上人同唱導刺方冊大藏丁未歲春計所刺得十之二不知今所益復有幾也此上人未了公案耶是不然稽首諸佛前爲銘以證是不然銘曰

羣有淪喪翻如野馬孰爲拯之爰資覺者於維上人覺苑之秀末後說法大師子吼十方無邊所有剎界克剎克塵無邊佛在如是諸佛聞說讚揚五濁佛子戩甘露場如是諸佛放光無量交羅上人顯頂後相如是諸佛發頻伽音悉闡教海窮微極深無能正示上人此說此說徧滿熾無間歇一音所被無機不攝有情無情咸受記勃於剎那際獲無生忍直圓十身何論九品茲宰堵波弘法無盡疇未云了殃我覺胤

紫栢大師塔銘

釋德清

夫大地歿生顛瞑長夜以情關固閉識鎖難開有能一擊而碎之掉臂而獨往者自非雄猛丈夫具超世之量

者未易及也歷觀傳燈諸老咸其人哉久茂斯道頃於
達觀禪師又見之師諱真可字達觀晚號紫栢門人重
法故稱師爲尊者其先句曲人父沈連季子世居吳江
太河之攤缺母夢異人授以附葉大鮮桃寤之尚覺餘
香遂有娠師生五歲而不言僧過其門摩頂而謂其父
曰此兒出家當爲天人師言訖忽去師便能語先時見
巨人跡下於庭自是不復見師幼奉母訓不坐闔則盡
命立不近闔師髫年性雄猛慷慨激烈貌偉不羣弱不
好弄生不喜見婦人長志日益大父母不能拘嘗有詩
曰屠狗雄心未易消年十七方仗劍遠游塞上行至閬
門天大雨不前偶值虎丘僧明覺顧師狀而異之因以
傘蔽邀歸其寺具晚食驩甚相得聞僧夜誦八十八佛
名師心大快悅侵晨入覺室曰吾人有大寶何以污在
此中耶卽解攜囊之物授與覺令設齋剃髮禮覺爲師
是夜卽兀坐達旦每歎曰視之無肉喫之有味師嘗閉
戶讀書足不越闔者年半凡見僧有飲酒茹葷者師曰
出家兒如此者可殺也時僧甚憚之年二十從講師受
具戒至嘉興東塔寺見僧書華嚴經乃跪看良久歎曰

吾輩能此足矣遂至武塘景德寺掩關三年復回吳門
辭覺曰吾當行脚諸方矣卽杖策而去一日聞僧誦張
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師曰
錯也當云方無病不是邪僧云你錯他不錯師大疑之
每至處書二語于壁間疑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悟
頭面立消自是凌躒諸方嘗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
一掌便醒安用如何如何師過匡山窮相宗奧義一日
行二十里足痛以石砥脚底至日行二百里乃止游五
臺見一老宿坐於峭壁空巖師卽作禮而問一念未生
時如何宿豎一指又問旣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悟其
旨尋跡之失其處矣師至京師叅徧融大老融問從何
來曰江南又問來此作麼曰習講又問習講作麼曰貫
通經旨代佛揚化融曰你須清靜說法師曰只今不染
一塵融命禡師直裰施傍僧顧謂師曰脫了一層還一
層師笑頷之遂留挂搭九年復歸虎丘省覺乃之淞江
掩關百日之吳縣適聊城傅君光宅爲縣令其子利根
命禮師子不懌子一日搦二花問師云是一是二師曰
是一子開手曰此花是二師何言一師曰我言其本汝

言其末子遂作禮之天池遇管公東溟聞其語深器之師因拈薔薇一蒂二花問公公曰此同本生也師分爲二復問公公無語因罰齋一供遂相與莫逆時上御極之三年大千潤公開堂於少林師同巢林戒如往叅扣及至上堂講公案以口耳爲心印以帕子爲真傳師恥之嘆曰西來意故如是邪遂不入衆卽南還有密藏道開者率其同行而歸之師知是法器留爲侍者至嘉禾見陸太宰五臺翁先是藏公與其善師方至心大相契郡治之西北隅有楞嚴講寺乃長水說經之處因兵火廢有力者侵爲園亭師有詩吊之曰明月一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志欲恢復乃屬太宰爲護法藏公力主其間太宰公弟雲臺施建禪堂五楹旣成請師命一聯師曰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益真修謂當以血書之師遂引錐刺臂而流血盈碗自是接納往來豪者力拒卽未完局後二十餘年適郡守槐亭蔡公倡始求諸明公公子竟修復矣蓋師之願力所持也師嘗見人終日碌碌縱有一二向上者而沒師承緣無佛法點化故也因念大藏卷帙重多而庸僧常

言不是念者又自來南北遺風俱好博覽唯於梵筴執性不翻致遐方僻陬有終不聞名字者若刺方冊易爲流通普使見聞作金剛種子卽有謗者罪當自代遂與陸公五臺馮公具區曾公見臺瞿公太虛等議同驩然願贊佐卽命密藏開公董其事以萬曆己丑創刺於五臺居四年以冰雪苦寒故復遷于雙徑嗟夫開公隱去仍囑弟子體玄奇公協幻予本公本尋化自此後輩弟子相繼於刺場至萬曆己酉南北諸檀復請澹居鎧公終其役師初以刺藏因緣議旣成聞妙峰師建鉄塔于蘆芽乃送經安置于塔中且與計藏事未偕復之都門乃訪予於東海時萬曆丙戌秋七月也時予以五臺因緣有聞於內因避名於東海適遇

慈聖皇太后爲保 聖躬延國祚印施大藏十五部

皇上頒降海內名山 勅僧諷訟首及東海予以謝恩入長安時師與開公走海上至膠西值秋水泛漲衆度必不能渡師解衣先涉疾呼衆水已及肩師躍然而前顧謂弟子曰死生關頭須直過爲得耳衆心服師時予在長安適師弟子于君玉立來訪言師已東行計其程

旦夕乃入山期也予聞之日夜兼程趕至卽墨時師已
出山在脚院詰朝將長發是夜一見大歡笑明發請還
山留旬日心相印契師卽以予爲知言許生平矣師返
都門復潭柘古刹乃決策西游峨嶂由三晉歷關中棧
道至蜀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塘過荆襄登太和至匡
廬尋歸宗故址唯古松一株爲寺僧售米五斗匠石將
伐之適丐者憐而乞米贖之以存寺蹟師聞而興感其
樹根底爲樵者剝斷過半勢將折師砌石填土呪願復
生以卜寺重興兆後樹日長寺竟復其願力固如此時

江州孝廉邢懋學禮師延居長松館執侍最勤師爲說
法語集名長松茹退先是鄒給諫爾瞻丁大叅勺原素
重師意留駐錫匡山未果遂行過安慶時有江陰居士
趙我聞謁見不可適阮君自華歸心于師因爲居士先
求得度未許阮君請游皖公山馬祖庵師喜其境超絕
卽屬宐建梵刹居士懇乞出家遂薙髮于山中諱名曰
法鑑是爲澹居其庵今蒙勅賜佛光寺師復北游至
石經山乃晉琬公慮三災壞劫正法浸滅乃石剌藏經
安於巖穴師見而感之時琬公塔院被力者侵師至復

之啟石室佛座下得函貯佛舍利若干出時光燭巖壑
適
慈聖聖母聞師至命近侍陳儒致齋供特賜紫伽黎
師讓之謝曰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人福更增因請
舍利入內供三日出帑金重藏於石窟師重二事思
得予作記適予聞師西游回卽馳至京候於上方兜率
院師拉予游觀石經遂記之予回寓慈壽師感遇亦出
山見訪同居于西郊園中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信
爲生平至快事師與予計修我朝傳燈錄予與師約
往濬曹溪以開法脉師先至匡山以待時癸巳秋七月
也越三年乙未予初以供奉

聖母賜大藏經建海印寺成適以別緣觸聖怒詔逮
清下獄鞫無他辭送法司擬罪蒙恩免死遣戍雷陽
毀其寺師時在匡山聞報爲予許誦法華經百部冀佑
不灰卽往探曹溪回將赴都下救予聞予將南放遂侍
于江滸是年十一月方會師于下關旅泊庵師執予手
嘆曰公以灰荷負大法古人爲法有程嬰公孫杵臼之
心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予慰之再三瀕行

師囑曰吾他日卽先公歿後事屬公遂長別予度嶺之
五年庚子 上以三殿工下礦稅令中使者駐湖口以
南康太守吳寶秀不奉令劾 奏被逮其夫人哀憤以
縗歿時師在匡山聞之曰時事至此倘闔人殺良二千
石及其妻其如世道何遂策杖赴都門吳入獄師至多
方調護授吳公毗浮佛半偈囑誦滿十萬當出獄吳持
至八萬蒙 上意解得末減吳公歸每念師輒爲涕下
師以予未歸初服每歎曰法門無人矣若坐視法幢之
摧則紹隆三寶者當于何處用心耶老憨不歸則我出
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贖則我
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走王舍城矣癸卯秋
予在曹溪飛書屬門人之計偕者招師入山中報書直
云捨此一具貧骨居無何忽妖書發震動中外時忌者
乘白簡劾師師竟以是罹難先是 聖上以輪王乘願
力敬重大法手書金剛般若偶汗下漬紙疑更當易亟
遣近侍曹公質於師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
無窮法藏從此放光 上覽之大悅由是注意適見章
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 旨下云著審而已

及金吾訊鞫但以三負事對絕無他辭送司寇先是侍御曹公學程以建言逮久在獄與師問道有園中語錄時執政欲死師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為乃率浴罷囑侍者性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道人哭師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仍作這般去就耶乃說偈具見園中

錄

略曰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宿緣我自西歸

君自北多生晤語更泠然言訖端坐安然而逝曹公聞之急趣至撫之曰師去得好師復開目微笑而別時癸

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生于癸卯六月十二日世壽六

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噫師生平行履疑信相半即此

末後快便一著上下聞之無不嘆服師化後六日顏色

如生及浮葬于慈慧寺外次年春夏霖雨及秋陸長公

西源欲致師肉身南還因啟之安然不動適予弟子大

義即奉師龕之經潞京口金沙曲阿諸弟子乃奉歸雙

徑供寂照庵時甲辰秋九月也越十一年乙卯冬弟子

先葬師于山後適朱司成文寧公禮師塔知有水亟囑

弟子法鑑後移塔至開山乃與俗弟子繆希雍擇其五

峰之內文殊臺于丙辰十一月十九日茶毘廿三日歸

靈骨塔于此於戲師生平行履豈易及哉始自出家卽
勝不至席四十餘年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近者不寒
而凜常露坐不避風雪秉金剛心獨以荷負大法爲懷
每見古刹荒廢必志恢復始從楞嚴終至歸宗雲居等
重興梵刹一十五所除剎大藏凡古名尊宿語錄若寂
音尊者所著諸經論文集皆世所不聞者盡搜出剌行
于世晚得蘓長公易解大喜之室中每示弟子必令自
叅以發其悟直至疑根盡拔而後已然義重君親忠孝
之大節入佛殿見 萬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而
後覽師于陽羨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賁以城垂陷不
欲死于賊授部將一劍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旣
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洒弟子有傍侍者不哭
師呵曰當推墮汝于崖下其忠義感激類如此師氣雄
體豐而面嚴冷其心最慈接人不以常情爲法求人如
倉鷹攫兔一見卽欲生擒故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慈而
恨愈深一棒之下卽欲頓斷命根故親近者希凄然暖
然師實有焉師性耽山水生平雲行鳥飛一衲無餘無
住足地居常悲禪宗凋敝欲求 國初以來諸尊宿機

緣續爲傳燈未遂本願賫志而往於戲師每慨五家綱宗不振常提此示人予嘗嘆曰剛宗之不振其如慧命何原其曹洞則專主少林瀉仰圓相久隱雲門自韓大白後則難見其人法眼大盛于永明後則流入高麗獨臨濟一派流布寰區至宋大慧中興其道及自國初楚石無念諸大老後傳至弘正未有濟關主其門人先師雲谷和尚而典則尚存頃五十年來獅絃絕響近則蒲團未穩正眼未明則妄自尊稱臨濟幾十幾代於戲邪魔亂法可不悲乎予以師之見地足可追配古人之風姑錄大略以俟後之明眼宗匠續傳燈者采焉以師未來世故無上堂普說示衆諸語但就叅請機緣開示門人輯之有內外集若干卷行於世入室緇白弟子甚多而宰官居士尤衆不能具列乃爲之銘銘曰
佛來出世祖未西來擊塗毒鼓誰其人哉鷲嶺拈花少室面壁只道快便翻成狼藉黃梅夜半老盧竊逃誰道嶺南有此獍獠南嶽青原擦膿涕漢多少癡人被它誑賺五家手快如撫舜琴南熏倏至辨者知音兒孫惡辣觸者先亾但放一線其家永昌門戶孤单命存一絲有

救之者定是嫡兒如漢張良爲韓報仇縱然國破宗祧
可求是生吾師如石迸筭出則凌霄孰知其本爲法力
戰通身汗血大似李陵空拳不怯身雖陷虜其心不亾
千秋之下畢竟歸王師金剛心盡化爲骨逼塞虛空豈
在山麓師不知我誰當知師一歿一生春在花枝

徑山志卷之六終

補遺

塔銘

晦機熙禪師塔銘

第四十六代

虞集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曠世而一遇其不恆見于天
下者何也蓋嘗聞之豈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沉冥俗
學之纏糾有不足以繫而留之者于是脫然自拔于浮
湛起滅之表以求其本初之極至者焉則漠然莫所爲
乎斯世者矣其卒爲浮屠氏之歸者皆其人也予嘗誦
其言而悲之然嘗上下千百年間而求之殆果然不誣

塔銘

卷六

四十四

徑志

也大江之南有佛智晦機禪師者諱元熙姓唐氏世爲
豫章儒家其族父曰明公者學佛西山明覺院而能聚
族人子弟教之師與兄子元齡俱從學進士業元齡旣
登進士第而師遂從明公落髮游方時年十九耳其母
憐之私具白金爲裝具明公曰是足喪子之志師卽盡
以歸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名師皆欲出已座下
不顧也聞物初觀禪師住玉几往依之十年無知者偶
與書記清默語大驚異之以告初初召詰之信然留侍
左右朝夕諮問盡發其秘字之曰晦機爲偈以囑焉後
至錢塘寧退耕衍石帆在南北山虛記室以待不應久
之勉從穎東叟之請當時貴人多致師出世者皆不答
一衲二十年泊如也至元中楊璉真伽總統釋教江淮
有旨取育王塔中舍利進入乃親詣師求記述始末因
詔俱朝京師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亾不可知歸江西
尋之則元齡固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歿獨母存
耳奉之以孝聞種竹築庵於鄉曰竹所與簡竹屋申如
翁居住復酬唱發揚宗旨四方來學者數百人至無所
容又居瀟山凡六年而棄之洪之人請師住天寧師以

讓簡簡歿洪人來請師又以讓秀祖巖江西總統乃請師住黃龍亦不住元貞二年始應百丈之請居十三年而百丈赫然爲天下禪宗第一至大元年應淨慈之請至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之長各率其屬拜伏迎請中國學者及高麗雲南日本之僧前願致師而不得者皆爭見門下以千百數居十年乃作千佛閣市民僦居旁近相撓雜者撤而遷之端門廣術夾植松柏皆前人以爲難者指顧成之有餘也于是中書省平章政事張閻與行省丞相下令告羣寺曰其各以僧集冷泉亭下

惟老病守舍者勿至衆大驚不知所爲是日集者幾萬人以次立聽曰徑山者當卜某若某衆曰諾丞相親探得師名以示衆衆曰諾無異言卽親送師入山不容辭至親爲券假食以供衆居三月師扶杖歸南山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咸思慕師願得住大仰而依歸之師頗聞竟乘扁舟逃去或告曰師老矣百丈故鄉也盍此歸乎師信之返至杭大仰人哀懇得師歸乃已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謝所與往來作偈示衆擲筆化去某年月日也壽八十二度弟子數百叅學者數千人大仰之

下有金雞石者名應馬大師玄識故奉瘞焉而弟子之
在杭者又建塔于淨慈之西隱師所嘗居也至治二年
夏集過浙江遇師之大弟子某於報國寺同禮師山中
從諸門人知師遺事如因請爲之銘云集嘗觀師於文
宇蓋積思博學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其大辨明慧洞徹
心要誠一代之宗匠四住名山皆迫而後應進退裕如
庵居從之者過于大刹及其門者多特達卓異此非所
謂豪傑者乎彼持不足之資區區自矜求試致敗取訾
而不耻者視師爲何如哉銘曰於皇聖元崇佛尚祖傷
求碩師密讚神宇跨浙歷江梵宇於於師三十年四專
其居或尚力致我有弗有或競於躐我紓而又鼓鐘振
揚人天畢來龍象言言孰是可欺師住世時言滿天下
溫慈暢宣心泯物化來叅來歸千百與俱各極精明不
留固愚今去而亾俯仰無極何以謝之南山之石金雞
悄悄慧日赫然有覺爾冥孰敢弗欽

大殿僧福觀助刻

卷之七目錄

碑記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

樓鑰

徑山禪寺重建記

吳詠

千僧閣記

李邴

圓覺閣記

陸游

雙溪化城接待寺記

楊汝明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重建碑

家之翼

增修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

楊復

太平萬壽禪院元住持元傳法賜紫等覺大師慧

源庄田記

陳度

清復徑山下院太平寺庄田碑記

吳用先

重復雙溪化城接待寺碑記

王在晉

凌霄峰記

釋德清

瓶甸重建真寂禪院記

朱國禎

普慶福田寺記

釋元熙

寒翠樓記

宋奎光

種樹記

李穀
錢謙益

游記

記徑山之游

蔡襄

游徑山記

慎蒙

又

王在晉

又

張京兆

徑山紀游

吳之鯨

游徑山記

李穀

徑山游記

黃汝亨

游大安寺記

馬用錫

游徑山記

吳伯與

徑山志

黃文

徑山志

李

徑山志

吳文

又

黃文

又

王

徑山志

黃文

徑山志

蔡

卷之七目錄終

徑山志卷之七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訂 虞山宋奎光輯

鹿城陳懋德

碑記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

樓

鑰

奉化人顯謨
閣直學士

徑山乃天下奇處也由雙徑而上至高絕之地五峰巉然中本龍湫化為寶所國一禪師開山于天寶之初特為偉異天作地藏待斯人而後發道成名震召歸長安代宗為之執弟子禮將相不得與大丈夫事繼之以無

上又之以法濟坐鎮羣魔刀斫禪牀而色不動識錢武
肅王于微時故吳越紫世崇奉尤謹皇朝至道中太宗
皇帝賜以御書并佛骨舍利元祐五年內翰蘓公知杭
州革爲十方祖印悟公爲第一代住持紹興七年大慧
禪師來主法席衲子雲集至千七百衆末年南歸重來
跣而復振人境相與映發道俗趨仰龍神亦隨指麾而
定顯仁皇后在慈寧宮高宗皇帝在德壽宮時皆嘗遊
幸就書龍遊閣扁榜孝宗皇帝書興聖萬壽禪寺又賜
以圓覺經解天下叢林拱稱第一大慧以來名德繼起
神龍靈響素著國家民庶有禱輒應紫封神應德濟顯
佑廣澤王廟爲靈澤且有玉圭玉帶黃金瓶鑪祭器之
賜其盛極矣然而廢興有數不可預知國一之後以會
昌沙汰而廢咸通間無上興之又後八十餘年慶賞始
以感夢起廢爲屋三百楹剪去樗櫟手植松檜不知其
幾今之叅天合抱之木皆是也蒙禪師元聰以慶元三
年自福之雪峰被旨而來道譽隆洽不媿前人五年仲
冬行化浙西而回祿挺災烈風佐之延燔棟宇一息而
盡異哉人皆以爲四百年積累之業一旦掃地有能興

之非磨以歲月未易就也先是寺基局於五峰之間又規模不出一手雖爲屋甚夥高下奢侈各隨其時因陋就簡亦復有之衆爲之請曰大慧無恙時豈不能撤而更之顧其勢未可茲馬火起龍堂瞬息埃滅豈龍神欲一新之乎况祖師之像出於烈燄而不燬開山之庵四面焦灼而茅不傷師與國一俱姓朱氏或疑以爲後身北移醬壇涌泉成井今日安知暫廢而當復大興邪聰曰有是哉微我誰當爲之乃出衣盂爲之倡率學徒元韶可達等所在緣化兩宮加以錫賚施者聞風日集動以萬計又命南悟等廣募閩浙江東西良工伐木于山日役千輩斤斧之聲震動山谷凡食于山者無間比丘優婆塞相於勸勉智者獻謀壯者出力夙夜經營不翅已私開拓舊址首於東偏爲龍王殿以嚴香火之奉繼爲香積厨以給伊蒲之饌延湖海大衆則有雲堂供水陸大齋則列西廡此皆一日不可緩寺之所以立也寶殿中峙號普光明長廊樓觀外接三門門臨雙徑駕五鳳樓九間奉安五百應真翼以行道閣善財叅五十三善知識仍造千僧閣以補艮山之闕處前聳百尺之樓

以安洪鍾下爲觀音殿而以東西序皮毘盧大藏經函
鑿山之東北以廣庫堂輦其土石置後山巨壑中開毘
耶方丈于法堂之上復層其屋以尊閣思陵宸翰御榻
修復妙喜塔亭仍建蒙庵于明月池上爲香水海以沐
浴爲天慧堂以選僧禪房客館內外周備像設雄尊金
碧璀璨法器什物所宜有者纖悉必具不可勝書蓋其
百工競起衆志孚應經始於六年之春成於嘉泰改元
之夏閱月才十餘而變瓦礫之區爲大寶坊始者蕩廢
於一彈指頃若甚慘矣及其興之神速則高掩前古而
又雄壯傑特絕過於舊按圖而作井井有條雲棟雪脊
翬飛層疊迥出於烟霏空翠之表春秋二會來者益衆
奔湊瞻仰如見化城驚懼踊躍稱未曾有徑山於是乎
大振矣余嘗登含暉之亭如踏半空左眺雲海視日初
出前望都城自西湖浙江以至越山歷歷如指諸掌真
絕景也爲別峰寶印賦詩有百萬栝松雙徑杳三千樓
閣五峰寒之句印爲之撫掌且曰山中之景幾無餘蘊
矣是時新創大閣丹牖未施上下一色如凝霜雪涉二
十年猶屬夢境今則土木之盛何止十倍恨未能一寓

目也聰忽以書相尋於寂寞之濱屬以記文遣僧契目
攜書來見脩道始未辭之曰年侵學落筆力隨衰子之
師願力宏深成如許大佛事不求于重望雄文之士而
爲此來何其舛邪求之再三拙菴又助之請遂隳括其
語爲之大書且告之曰大慧千僧閣之成一時稱爲盛
舉善乎李資政之記以爲在杲公何足道而循襲齷齪
者以爲奇特不亦陋甚矣哉聰之爲此初豈有意于興
作者因鬱攸之奇變偶人情之響合上資國力廣集喜
捨時節因緣有相之道以濟登茲是固不可不記以傳

遠然於師何有哉矧國一之初本無可傳之法其後瞻
禮之衆傾於億兆財施之廣盈於千萬視之如幻等之
如空居惟一室室惟一牀布褐陶匏澣衣糲食其視寵
榮震耀何如也聰方以此道行而余欲以言語讚歎有
爲功德多言益足爲贅是故言盡於此師其以爲然乎

徑山禪寺重建記

吳詠

宋尚書

國家駐蹕臨安自西天目龍翔鳳舞舒岡布麓蟠結而
爲帝王之都者錢塘也自東南天目熊騰馬奔陵深拔
峭發越而爲梵釋之宮者徑山也山以徑名乃天目之

徑路其地尊故鬼神不敢宅其境勝故凡庶不得居必
也以大法力建大道場然後能儲精會秀攬光景而納
於其中如國一禪師卓錫于此興廢逮今蓋已四百餘
年矣先是慶元己未冬龍王殿災精廬佛宇一夕而燼
住持僧元聰治故而復新之後三十五年夏再燬無準
師範慨然歎曰曩在育王時曾夢一神人偉衣冠盛儀
衛馳騎而前迎疇昔之夜又夢前神人者持一寶珠以
相授曰謹勿訝或謂夢之神卽山之龍珠之數則火之
日也豈住止成壞皆數耶師于是以精進心轉不退輪
以勇健力槩無畏鼓披榛塞竅高深度材於山視昔所
封植可以爲榱爲梁爲桷爲桷者適飽厥用則鳩工聚
糧命幹力之僧相其役一念纔起諸天響合上方頒賚
甚渥公卿大夫士樂施舍南國之好善者不祈而獻貨
不命而獻力越三年考成曰堂曰殿曰門曰廊曰樓觀
棲客之廬齋庖之所庫庾井廡靡不畢具最是龍游閣
居翠峰之頂畫棋璇顛承雲納日而檐外曰凌霄之閣
天空宇迥若與灝氣者游循而下曰寶殿曰寶所曰靈
澤殿曰妙莊嚴閣不但如飛來湧出而宸奎麗畫寶鎮

此山實振古所未有舊兩僧堂幼學者居外久習者居
內殆非不二法門今則統而爲一楹七而間九席七十
有四而納千馬矧翼五鳳而閱離門之虛建萬佛而補
艮山之闕皆以大用勝服之若夫乘金相水西秦多聞
異僧所云更不道也比年以來歲數不登諸方寺宇兵
殘火燬荒基斷礎相望百不能興一二師乃于艱棘之
秋廉以克已勤以募衆竟乘願力成就茲事豈不謂釋
中之傑耶雖然予嘗聞瞿曇氏之爲教也旅泊三界木
下一宿穴土爲廬編茅爲庵達磨之不屋也德山之無
殿也包攝之不設佛像也楊岐之不蓋僧堂也風穴之
不葺破院也林洋秦布衲之不飾寺塔不占檀那地也
瓦石擊竹無非道山桃開花無非禪地上木庭前栢無
非佛安得有宮殿樓閣之華哉無準曰否也了性者真
幻皆性證實者權假皆實一大寶藏半說莊嚴一部華
嚴只言現量有是身非旅亭也有是物非寓宇也有是
居處室廬非假觀也有是宮殿樓閣非化城也於密室
可以識無漏於竟壁可以見因果於廣大樓閣可以觀
三生立一枯木爲像可以起人敬心拈一泥團塗地可

以使人不墮惡趣莖草建刹具足大智聚沙爲塔皆成
佛道安得爲無范金合土墜茨丹牖之事哉予謂由前
之說則一切有爲之事俱落虛無由後之說則諸祖無
上之宗悉成斷滅泥空則如盲人摸象黑山窟裏修行
墮有則猶跛鼈困泥濁海波中起沒二說皆非也道有
則一塵不立道無則一法不捨於真空而不着頑空於
妄有而轉歸妙有信圓而不偏念活而無弊合體性容
貌融爲一源其庶乎道哉師曰此事且止普樂院火永
邦建之記者張無盡也圓通寺焚師序復之記者周益

公也已未之厄聰亦求記於樓學士子舊詞臣也蓋爲

我識之歲丁酉

理宗紹定六年

登山首請守寧國又請奉祠龜

溪請益勤且曰上累頒金幣賜御書復賁範以金襴法
衣佛鑑師號蓋自靈山付囑以來未有如今天子神聖
慈武清心寡欲篤行善道扶立教門如此之力子尚可
得而辭耶詠不嘗醜酬不鼻詹荀枯藤敗筆何能鋪述
盛美然學自孔氏所求乎子以事父臣以事君常恐不
盡其分無以報國汝等捨世俗家出形色界辭親割愛
不拜君父飯以珍厨棲以大厦將何所求報國恩持經

誦咒不足以報譚空說妙不足以報窮子之力盡未來
世以無量莊嚴不足以報惟發揚大旨警悟羣迷具如
來眼踏毘盧顛掘二祖髓御大梅心標俱胝指破馬師
欽師惑使一切衆生成等正覺此真是報國恩處範曰
唯乃爲之記

千僧閣記

略

李

邴

叅政

師於臨濟爲十二代孫其道大故其攝者衆其門峻故
其登者難其旨的故其悟者親其論高故其聽者驚且
疑而同時者譏毀嫌謗不勝其忿然四方學者或自謂

親證或幾號罷叅皆肩靡袂屬沓來於座下而公所遇
之未嘗假詞氣接慙懃拒之而不去踈之而益親至於
水洒挺逐而戶外之屨常滿院去城百里自唐國一禪
師始斬蓬藿驅龍蛇而居之寺無常產山之神龍實助
其緣化師至之始衆纔三百二年法席大興衆將二千
而院有僧堂二不足以容於寺之東鑿山開址建層閣
千楹以盧舍那南向巽然居中列千僧案位于左右設
連牀齋粥於其下經始於十年春越明年春告成余嘗
問道于公聞之而嘆曰非成是閣之難致其衆之難非

致其衆之難道行而不能使其衆不至之難一閣之成在公何足道而循襲齷齪之者以爲奇特不亦陋甚矣哉獨喜其道行而衆從之故爲書其本末

圓覺閣記

陸游

淳熙十年二月己未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西閣成己丑上賜住持僧寶印御註圓覺經且命寶印爲之序旣進上爲嘉歎召見錫賚甚寵於是道俗咸曰賜經與閣成同時宐榜曰圓覺之閣且刻石以侈盛事則又咸曰陸游宐爲記印以衆言來諭游于山陰澤中游感然不敢

辭恭惟聖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體堯蹈舜深造道妙悟一心於萬法之中旣以博極皇墳帝典義圖魯史之秘而象胥所傳木葉旁行亦靡不究覽以大圓覺爲我世界悼士之陋多岐私智昧乎大同乃以萬機之餘親御註釋凡十二大士之所問調御之所說佛陀多羅之所譯宗密之所註裴休之所言皆冰釋縷解于宸筆之下十日竝照物無遁形百川東歸海無異味如旣望月無有缺減如大寶鏡莫不照了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霜露所墜日月所照莫不共在此大圓覺中魯之縫掖楚

之黃冠竺乾之壞衣祝髮于時相與爲矛盾爲冰炭者亦莫不共在此大圓覺中不偏不欠不迷不謬垂之萬世亦莫不然而寶印以山林枯槁之士道行海內名徹九重得懷璉入侍仁宗故事召至便殿者再覲清光承聖問口誦所聞文附巨典有學士大夫願而不可得者又此閣壯觀首冠一山費至三十萬貫錢其落成也適當賜經之時山川動色神龍踴躍於乎盛哉方閣之未建東偏有千僧閣紹興中大慧禪師宗杲所營宗杲法門之傑方佳山時衆盈千數故以名閣然自今觀之雖萬億阿僧祇衆猶有限量豈若圓覺之廣大無邊也哉顧游衰病憔悴之餘學問廢落文思局澁而名山勝事本末閎濶非區區筆力所能演述實以爲媿懼云

雙溪化城接待寺記

楊汝明 宋進士

徑山天下第一禪刹窈深修阻高人達士之所輻湊余每恨無因至焉去年春奉詔祈澤山間佛日禪師宣公獲知今丞相魯國公居是山七年矣忻然領予裴徊周覽雲山重復草木蓊蔭悅可人意而又棟宇宏麗噐物潔齊爲之驚愕加嘆彼息心淨住何爲得此哉乃言曰

重趼而來者窮其日力食息無所吾又於雙溪之上築室百間濟其所不及皇帝嘗錫化城二大字因創重屋尊而閣之殿寢門廂庖廩溷浴靡不備具願得識其實亟命篋輿竝游至則有過其言無不及也余遂言于師曰吾儒之道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謹于言就有道而正焉釋迦氏初至雪山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既勤且勩不減吾儒也今爲僧者不耕而穫拱坐得食隨寓隨足又爲之葦舍使朝不及餐於此乎穀夕不及宿于此乎館將翔將翔不至半塗而廢得無過于安且飽乎

夫登山者將爲道謀乎將爲安飽乎苟志於道則屨不必安食不必飽孜孜求之求之不得不敢少怠意會神契斯有得矣師謂何如師曰此吾考室之意也能不媿此室則在其人吁彼能識師意歟既畢力營繕遠近信敬翕然樂施師又自哀其橐合緡市田千畝爲無盡供於是化城之居可久以大而師所以待其徒之意始慙不可不識也師名可宣吾蜀嘉定許氏子別峰印公橘洲曇公之弟曇又其同氣也禪印師曇有之似之上雅聞其名用錫佛日之號奎畫焜耀草木生榮年餘七十

嘗手書華嚴等經皮藏茲山又築萃堵波於後當相與
爲不朽云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重建碑

家之異

元進士
眉山人

徑山名爲天下東南第一釋寺寺何以重以道重也蓋
自唐世至人指徑以知津神龍奉地以啓宇異僧輩出
駐錫譚道顧盼叱咤明心闡性超越生歿足以指南禪
流莆勺真乘見知累朝醲恩渥賜龍文虹氣照耀林谷
尚矣馴至近代崇極而圯變故凡五一燬於慶元己未
住持元聰新之兩災于紹定癸巳淳祐壬寅師範載營

之又厄於至元乙亥更二住山而雲峰師妙高至披榛
掃礫竭屨重建粵五碁寺如舊輪奐過侈己丑正月刹
那復燼寺衆駭懼師喟然曰吾宿生負此山吾償之吾
不憂亾寺憂諸人不解狗子無佛性耳衆悚然林棲庵
潛法社如故擇人受事度材慮庸瘠己首公再捐衣盂
施者踵至及更舊規滙大殿爲龍淵而從殿稍北直池
南爲照殿潮音之堂丈室正寢無垢不動二軒東西對
扁遷大覺寮於布金移祖庭復歸於宴坐峰上宅毘盧
頂靈澤祠宇下瞰幽竇翼以廊廡綱維職掌雲棲前序

行署賓館庖湍帑廩多所更定寬平淡穩倍勝疇昔僮
隸工藝咸有寧棲寺東剗積壤爲三門選佛場最後建
益壯麗範鍾千石像設嚴具金碧交絢如住佛國朝家
欽崇護持恩禮有加壬辰十月落成爲屋千楹計工百
萬皆有奇創祝釐庫市蘇湖田歲閱藏典効華封上衍
帝祝其羸接待雲水其徒宣力者淳暢法瑤心開也師
雖治土木而晨夕唱道雲衲奔湊瓶錫兀兀宴若無事
甫十年間兩建鉅刹如探諸懷功亦偉矣論者或曰佛
果靈耶九十年而五隳其宮也隨仆隨起易於折枝又

何神耶吁是一諦義學者未之思耳天下莫大乎道而
物爲小莫壽乎道而物爲夭天地山川人物宮室何莫
非物何莫非道道卽理理卽釋氏之禪非耶物有噐形
理超噐形物有數量理無數量物有成毀理無成毀未
有天地此理先具人物銷盡此理固存常人見物不見
理聖賢見理卽見物無在而無不在物物而不物于物
主宰羣動圓裹十方不假一木不煩一斤不動道場清
淨法棲瞠乎儼乎常在目睫兵戈不能斬殺水火不能
焚溺施者何施受者何受毀者何怒營者何求彼假借

之云半千之期何異鸞鷁之量大鵬井蛙之議海若也
哉癸巳四月師過予以寺碑請且作別語甚異未幾師
果示寂弟子正宗宗嶽清泰耆舊行哲奉遺言申前請
益方予事理學不解禪義理者天下公共非釋氏得私
也乃具著于篇而重宣偈言

吾觀世間物 有相皆幻妄 空華及空果

起滅相輪廻 惟有金剛身 徧滿于法界

得大堅固力 常住永不墮 云何衆寶山

諸佛演法地 人天所聚會 而現五衰相

世尊說經教 天地及日月 凡麗四大者

時皆有劫壞 其間有一寶 不屬諸有形

湛如太虛空 皆爲萬象主 萬形皆有盡

而此獨不朽 強名理與道 而字曰禪那

非性亦非相 而不離性相 非空亦非有

亦不厭空有 不生故不滅 誰捨復誰取

是故觀此山 不落成壞境 何處四禪天

卽此伽藍是 佛子淨覺場 了達無上義

能證無住法 卽見常住性 以此祝聖人

等物無量壽 下及恒沙衆 同住安樂國

云何得福多 非幻不滅故

增修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

楊

復

字泰之少卿

凡山川有勝絕必有物之靈者據之物之靈莫靈於人而其間橫雄顯發能仁氏之道者尤人之極靈故往往不能不移其所勝以歸于其人焉此徑山五峰之拔秀幽盤者所以始室羣龍卒成興聖大精藍歷今幾百年補六十七善知識而猶未艾也雖然難陀波羅乳糜未供安受菩提迦陵尊者竹園未捨瓶沙王堂殿未興安

處千衆是則莊嚴爲闡法之因構結爲度人之要主師席者容視爲粗行小果而致荒先緒乎前三衢證果禪寺住持金華月江淨公禪師實六十五代主先是仁廟優崇象教徵天下高僧翻修藏典公亦與焉明年爲宣廟宣德丙午諸山以公學行知見如武庫森嚴雲龍超越相舉於宗司遂檄住是山指南迷途意氣直截座下千餘指一爲觀根發機矢無虛發四方尊仰檀信填門少暇則雅步躊躇經營廢敝妙筭神出意至皆成積財儲糧鳩工定規次第舉行竟獲完美先修大佛殿巍

巍若新次修伽藍堂祖師堂及方丈莫不增換益固殿
壁亦施五彩繪光耀人目觀音大士十八大羅漢一切
神像盡加以金碧朱粉襍色麗裝殆有生氣復建天王
殿若干楹爲叢林擁衛構無垢軒并雲厨等室若干間
爲怡賓安衆之所百器具修常住賴之徑前作大門樓
自書天下徑山之扁其天王殿門之扁則駙馬都尉沐
公所書也迨歲甲寅公春秋浸高倦於接引思休閒且
預謀歸宗之地廼卽寺北徧作退居號圓照結窳堵波
號壽埵乙卯秋旣就述偈而逝今天子改元正統之丁
巳夏偶遊京師因舊善余來求記其作用之歲月將立
石寺中以貽謀後來俾有繩纆予素重公平昔行願非
小今此盛舉眞菩提心信所筆之

太平萬壽禪院元住持元傳法賜紫等覺大師慧源

庄田記

陳度
丹陽人

臨安縣東二十里靈鳳鄉之腰喬木刺天修竹成林中
有萬壽禪院者故吳越國武肅王錢氏所建太平寺也
宋天祐二年更爲禪居天聖七年始賜今額初縣人高
君保與其子瞻自景德以來大新棟宇造殿塑像藏經

鑄鐘百用具修又以田百有二畝與常住供僧君保贍卒其子弟分財產欲奪前所予田交訴於縣縣沒入之平其估許人市崇寧元年住持等覺大師募檀越百餘人得錢三十七萬有奇詣縣請如本估市宰君嘉其請而歸之等覺刻檀越姓名于石以傳不朽屬無住居士序其事居士爲臨安地寡人繁富官田今日示價明日爭者盈庭高氏沃野膏壤竟四十年莫有市者豈神物護之乎抑亦有待乎且善惡一念至微細也長劫受苦樂報秋毫不差况予奪罪福之明著者等覺與十方來

衆當其食時升堂展鉢上味妙供不念自至何用區區營此一頃田爲茲欲與高氏子弟悔罪與諸人植無窮之福也當知是田本無去住于彼于此何得何喪彼此得喪兩忘則罪福安在哉故此山可顛此地可移此石可磨此福無有窮也他日大獲倉箱克溢禪子終朝飽滿元不曾破一粒米始知居士前語不綺宰君者雪上姚祐伯受以學行知名施於政事人安樂之等覺者法號慧源大通禪師之法嗣不惟道行高潔抑且才力過人無住居士者丹陽人陳度崇寧元年秋七月中元日

清復徑山下院太平萬壽禪寺庄田碑記

吳用先

字本如薊
遼總督

太平寺在臨安邑治東靈鳳山間檀風林雲壑之勝肇
基于吳越王至宋天禧中改爲萬壽禪院邑有檀信高
君保者父子相踵而護持殿宇像器各極其莊嚴而又
捐田百餘畝供四海苾芻以克香積之饌當時叢林亦
云盛矣及君保逝而後裔之爲闡提者謀奪其前田遂
構訟田沒入官欲市者聽越四十年而竟無市者豈非
維衛力耶至崇寧間有慧源爲住持募得錢數萬緡自

白於縣請得贖之然世代變更漸次凌夷而田盡爲比
隣所吞併矣寺僧零落三五輩無恢復志迄今有澹居
者爲達觀禪師高第以刺藏因緣來主徑山之席一日
至其地徘徊久之追尋古蹟偶見石壁刻一小徑山三
字知爲徑山下院撫然而歎曰此梵釋龍宮地有神呵
護焉是百畝之丘乃高檀所捨飯十方僧者若輩踞爲
已有入泥犁如箭耳曷若直而歸之爲衆贖愆於是聚
吳中善信周祇等貲僅贖其半半仍歸比隣蓋運以慈
心也而邑令黃君佐成之力居多焉噫此一地也檀化

爲魔魔化爲檀子而復奪奪而復予成成敗敗去去來來亦何常之有總唯一心所造耳心緣於善則爲喜捨爲莊嚴是高君保之父予也是慧源澹居之恢復也心緣於不善則爲慳貪爲侵併是高君保後裔之反汗也是左右比隣諸人之蠶食也善惡祇緣識心成敗了無實義論性則空有之不立論相則因果之難逃福緣瑞種隨善萌芽異類幽淪乘惡滋蔓夫人生如掣電飄風七尺軀殼受享幾何胡爲乎貪執不捨甚至強吞甘以有盡之身而釀無窮之業哉吾願後之人勿復垂涎此地而自招業報也

重復雙溪化城接待寺碑記

王在晉

太倉人
尚書

昔大藏西來流通徧滿明明國制不廢頂禮慈尊客山福地多頒法寶廣度僧伽故翻刺藏經自北而南始于清涼妙德以其嶺道廻復轉輸倍費工力議而之徑山徑山萬菁叢深烟雲震暖棗梨易蝕又議而化城化城爲宋佛日禪師宣公所創寺名接待皇帝錫化城二字因構重簷鬼閣分徑山之東麓浴至我朝僧徒畢集爲徑山選勝道場正德間以寺田編役僧不能守割

地轉質民間質券具存石垣界址在焉馮開之太史擇地化城建屋以藏經板自任一緣捐錢五十緡徐圖恢復以其事屬之密藏募金贖地未竟而以手帙遺之澹公會桐城本如吳公任浙左轄慨然欲竟成開之志乃乘閱湖工偕廉憲竇公躬履其地曰曠墟可復也訊諸業民曰得價可還也禹航鄉紳王君先以其地歸寺於是慕義而來歸者如響乃贈金給直以贖其半誅茆結舍處大士蓮廬中而經板乃得其藏矣化城薄于林莽椽居絕罕而其間有封土如纍者外割餘地徑其祭掃傍無所卜築方伯公以慈悲一念保安化者蕪慧炬而照昏城野鬼得藉無邊法力永寧其鬼於功德之林枳棘轉爲初地蕪萊化爲覺場因明入智喜信皈依乃妄觸邪宗陰懷睥睨嗾諸狂少浪託無稽於是經法官之勘斷煩公府之質成魑魍旣遁正顯邪逐法門得據而安焉慨自金輪常轉世劫周遭變徙滄桑古來興廢然而魔劫雖渾金剛不壞生天地而無始徹天地而無終堅固慈心自墮罡煞佛力如天有時藉轉于人力然盡人之力終不能加於佛力余不佞不能爲無盡居士

省後深造更著護法然亦不能凝神構思立論無佛化
城八百八十畝典價不逾二百七十金今出三百五十
金而僅贖原田之半無損于民而有益于僧僧田歸僧
僧與民作平等觀何必斥僧而惟民之與哉一化城也
在宋則棟宇宏麗器物潔齊徵于郎官楊汝明之記乃
棟宇變而爲灌莽灌莽今又將變而成棟宇馮太史締
緣而未果吳方伯矢志以聿成議始于萬曆甲申十六
年而獲竟其事慈心點化後先相待而然不佞僅爲方
伯布虔以告諸天請消人心之荆棘則此地之荆棘不
生能植善信之根基則我佛之根基不壞翻經選佛之
場金鑪以是而依崇鐵鏢絲茲而扁鑊可祝 聖壽萬
年於永永矣

凌霄峰記

釋德清

按志龍遊閣居翠峰之頂畫拱璇題承雲納日而虛簷
之外曰凌霄閣是知峰頂有閣也會峰頂時見五色毫
光因有寶光殿似閣前有殿皆宋所建今皆廢矣昔圓
照禪師居峰頂十年詩云坐斷凌霄已十年匡宗扶教
且隨緣之句而古鼎禪師亦居十年由是觀之則前代

住山靡不愛其孤絕想必居之但峰頂無水况峰孤迥
非藏修地也前月亭法師亦會于此講華嚴經以此峰
乃五峰之主雙徑之祖龍也頃梵懷慧公結庵于頂居
十三年矣向苦無水以鑿石虛巖得泉可供百衆大旱
不竭味甘而烈以從空中出如天甘露因名甘露泉蓋
從來所無也手植引路松數百株冀化龍也予於萬曆
丁巳初春登其頂四望寥廓一目千里因題其庵曰空
中居士超世也遂爲之記

瓶窰重建真寂禪院記

朱國禎

湖州人
大學士

言天下之名山無不舉東西兩天目者言天下之名刹
無不舉徑山者遠則國一大慧諸祖之法席近則紫栢
可大師之靈蛻在焉故黑白之侶登臨兩天目瞻禮徑
山者日無虛晷或乘竹筏緣磎澗而進或包腰芒屨穿
林麓而入雖水陸異途要必于瓶窰發足焉故言兩天
目徑山又無不先舉瓶窰者也然其地俗樸民儉自農
桑外多以埏埴爲業故市廛之與陶穴相望如櫛比而
求所謂伽藍精舍則窈乎無聞登臨兩天目瞻禮徑山
托宿焉者非寄民廬則依食肆雖緇衣白足之流勢不

得與齊民異有識者過之未嘗不徘徊興嘆也聞谷禪師慨然捐衣鉢爲善信倡訪真寂廢刹故址復建禪院爲往來食息之所厚直市地集材構屋凡爲佛堂若干楹間僧寮若干楹間墻籬門廡厨井涵涵各有其所雖無雄殿傑閣震竦觀聽凡所以供佛養僧之具燦然備矣院未有儲粟而居民千餘家環拱敬信每食必貯淨飯一甌以俟禪師使沙彌三四輩聚而歸之蒸餠以爲僧食食時主客僧恒不下千指無匱乏之憂晨鐘暮鼓木魚梵唄之聲聞數里外有過大叢林無不及焉久之

四方敬信者日益衆競爲師佃復古安衆寺併傍寺山場二頃有奇以供薪爨又陸續施買飯僧田五十餘畝稍佐淨食云蓋禪師貌溫而氣寂行修而言中當其在雲棲會下苦行菁山名聞已洋溢諸方道俗仰之不啻瑞雲祥鳳故一出而所過必化所舉必遂流衍而光大之正未有量也迺予所醉心禪師者不止是自初祖西來而義學之士疾之如仇六祖傳衣而南北宗亦相爲水火蓋我相難除法執易起所從來久矣紫栢以單傳之印倡道徑山而雲棲大師專提淨土二大士之權實

隱顯詎可凡情分別而猥墻倚壁之徒亦遂各分門戶
今禪師不離淨土直契單傳且以雲棲之的派作徑山
之津梁此真寂院之作蓋亦借事顯理合異為同之妙
用也按誌院始建于宋寶慶間中更廢興不一重建于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落成于次年乙卯院成後師旋入
閩中芝山至泰昌十月徇善信之請復來主院事及天
啟改元季冬而國禎始為之記

普慶福田寺記

碑為趙松雪書原逸四字

釋元熙

四十六代住持

普慶福田寺在徑山之陽初國一禪師過其處愛其高

山深林秀氣芴鬱顧瞻裴廻久之而後去至元十七年

雲



為徑山屨及于斯曰昔國一之所盤桓而不

忍去者此其是乎吾將營禪居以飯游錫其徒師能跪
于前曰今四海一統師首奉綸音主東南第一法席當
以正宗自任能雖不能當盡瘁土木以承師志于是審
曲面勢乃構乃築積三十年始克就緒殿堂門廡一倣
祇園之制飛錫如歸居者以安又建大莊嚴樓閣上容
十千金色寶花玉座百寶光明互相灌射如帝網珠旋
轉無礙延祐四年仁宗皇帝賜今額為十方禪寺明年

師能來南屏請曰夙夜兢業懼墜先訓今茲有成皆先師願力也諸父行惟師歸然敢求一言以紀成緒余諗之曰自國一相傳至于今五百有餘歲矣鬼物呵護龍虎豹罔敢竄伏而卒爲釋梵之宮此豈人力也哉居于斯者盍亦思紹之人重趼而舍併日而炊訪求知識決了大事慎毋厚自奉而薄于斲集是違先志以速禍尤也有能以身爲准以行爲訓晝永勤勞夜禪誦若牛首之負米金牛之舁飯夔公訶雪峰于逆椽地藏糝法眼于且過居者游者二俱相當此而翁之志也能其以是勗之

寒翠樓記

宋奎光

余游茲山再矣而未登斯樓也登斯樓自茲遊始蓋前此未有有之自癸亥秋也常住廓庵觀公繼無邊海公鼎新大殿次龍王殿次禪堂次祖師殿次齋樓又次厨房次養老堂及庫司涵涵自萬曆壬子以來數年之內拮据道場次第翼然大備矣而復念十方冠蓋訪道名山者絕不得一高敞之所與之延眺因建斯樓予茲與馬令公來游也時維初夏嫩綠流鮮延大人于几案攀

鵬翻于櫺間鉢盂獻翠宴坐高騫佛日耀五峰之頂清
風來奇樹之顛徘徊顧盼飡爽滌煩因有感于中曰臨
春結綺高華靡麗之觀伐竹凌雲騷人寄興之地轉眼
滄桑消沉莫繼令人憑而吊之則有嘆風流之不再者
矣若登斯樓也則祖席峙五峰之勝僧寮起八代之衰
無論一時游屐咸生瞻仰觀公權巧化導不可思議將
千載而下有睹榱棟而覓竹篔者非斯樓爲之感動耶
卽謂之寶所化現可也令公曰善盍爲之記因命童子
掬泉泚筆而飛翠生涼冉冉與墨花映發并顏其楹曰
寒翠云時天啟甲子四月佛日也同游馬令公名用錫
號命荷晉江人

種樹記

李穀

瓶甸聞谷禪師以陶輪智埏埴諸方一時英俊蔚然相
從譬之種植已自金鋤不動土靈苗在處生矣復念徑
山大殿需材實難嘗見萬曆戊申吳江沈中丞公鼎新
之求木千里之外已達雙溪彈指入徑山耳而溪流橫
溢飄散丘陵草莽間運載之費十倍于易因擇地于山
募植松杉于上曰百年之計有待也予聞之爲之三嘆

華嚴五十三參所在祥河寶樹散花流香而極樂土中亦行樹周匝階楯嚴飾可知寶所變現刹刹莊嚴矣而予謂末法像教則莊嚴尤第一義也凡夫見相作佛事非莊嚴無以啟信則夫念及于佛刹者則安得不計及夫莊嚴佛刹之具昔衛文播遷一方猶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詩人之意曰禮樂不患無具也矧八十七祖炳中天之耀而後之人崇隆像教顧艱于堂構耶向無慮及此者而師獨秉遠識預爲善後不必龍神締造祇陀信施而徑山佛刹知無窮盡矣雖然含育利生名宮殿防

非護善爲欄楯旣樹矣成就周圍是在守之者語云刹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守之謂也予慮衆生情見塵沙不一因爲之記以告將來地名黃沙灘種樹期滿大藏之數始終經紀其事爲本山松源僧桂庭名大缸者也

種樹記

錢謙益

徑山爲天目東北峰伽藍在山冢五峰之間凡有興作取材於千里之外凌大江冒雙谿歷洪流暴漲然後逆坂而上緣繩邪許十里百折卒徒顛踣木石騰藉是故寺不久輒廢廢而難復以興也聞谷禪師印公語其徒

大矺曰盍買山而樹之樹可材也百年之內其可以掄
材於山矣乎於是買山若干畝樹松杉若干株循直嶺
以至三門又若干株刻其券而三之以爲之守禁而又
曰是不可以不志也使益書之於石詩有之樹之榛栗
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此古之邦君建侯營室者之所有
事也印公學佛之人也乃能計久遠如是世之君子慮
及于浹歲者亦寡矣豈或百年嗚呼浮圖之昌其教宜
矣具訓于有官君子不尤深切哉夫以印公之願爲後
五百年茲山之飛樓湧殿當有如蘓子瞻之詩余之言
何足以云也使世之君子過而眡之則以余言爲厲已
而已矣

游記

記徑山之游

蔡襄
字君謨

餘杭縣之北鄙直五十里有徑山在焉山有佛祠號曰承天祠有碑櫛述載本初唐崔元翰之文歸登書之石今傳于時云始至山之陽東西之徑二登自其西壁絕襟繞轎行少休松檜交錯盤鬱蒙翳尋丈之間獨聞語聲躋稜層披翠蘓盡十里許下視來徑青虬蜿蜒搏巖騰霄且及其巔峽束洞隱幾不容竝行已而內括一區平林坦壑四面五峰如掌豎指一峰南絕卓爲巨擘屋

游記

徑志

蓋高下在掌中矣庭間小井或云故龍湫也龍亾湫在
歲率一來雷雨瞑瞶而鄉人祠焉者憧憧然環山多傑
木絲杉翠檉千千萬萬若神宮蒼士聯幢植葆駢隣倚
徙沉毅而有待者迸溜周合鏘然鏗然若鑿行珮趨而
中節者由西岑之北數百步屹然巨石屏張笏立上下
左右可再十尺劃而三之若川字隸文曰喝石巖其傳
甚神竝巖披谷修竹茂密嘗以鋏刀刺竹兩節間成景
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字云爾由東徑而往坎窞爲池
游魚曠空其西徑東折蹴南峰嶺脰之間平地砥然盈

畝而半偃松一本其高丈其蔭四之橫柯上聳如芝孤
生松下石泓激泉成沸甘白可愛卽之煮茶凡茶出北
苑第品之無上者最難其水而此空之偃松之南一目
千里吳江之濤可挹越岫之桂可攀雲馭靄騫狀類互
出若古圖畫蟲蠹斷裂無有邊幅而隱顯之物尚可名
指羣山屬聯呈露崗脊矯矯剪剪咸有意氣若小說百
端欲聖智之充而不知其下也臨觀久之魁博通幽之
思生焉古人有言登高能賦可謂大夫旨乎哉予於斯
見之矣曷止大夫之爲也大凡言之天嶙地絕山迴物

靜在處入巧舉可人意雖窮冬間寂未覩夫春葩之榮
薰風之涼秋氣之清然取于予者猶在也既歸無幾何
而曩所歷者重鈎復結無一見焉追而言之若覺而言
夢使人悄愴而不知其自也同游者逮安王城君度嶽
陽朱師德宗哲又君度之侄子常子美甥杜沂皆從游
其前與謀而後以事已之者朱宗哲之兄師道希聖杜
沂之父叔元君懿揭陽盧幾舉之三人莆陽蔡襄一與
之善惜乎不及俱也書所經見遑貽之人一通嘗刺竹
兩節間之十字其游之年月日也

游徑山記

真蒙
吳興人
御史

嘗讀武林志謂徑山者往天目則在所必由之徑故曰
徑山又以此徑於餘杭臨安二縣為會通故以徑名然
考其香火之所由建則自唐和尚名法欽號國一者問
其師曰吾欲建選佛場以卓錫將何歸答以遇徑則止
行至此山下遇有樵者在山間之則以前塢為徑塢迺
悟師昔所指授少頃又一素衣老人前而致拜請師登
山絕頂入五峰之間願捨此地為師卓錫之所第山有
一大湫吾家若去此湫當涸幸留一水穴我將時至以

衛師言訖雲霧晦冥風雨驟作及明旣霽秋水盡涸惟一穴尚存至今有龍井者在本寺通道之左其深無旣傳言井泉直通錢塘江見于禪家事類迨至宋孝宗勅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其額卽上御書志載樓閣幾至三千蓋肇建於唐而尤顯於宋也隆慶二年歲在戊辰九月三日余往登馬路隘且險至山麓迴首從右而望之則自浙以西諸山俯伏逶迤空曠無際令人有塵芥六合之意亦西浙一奇觀也頃之入寺僧有號梅谷者迎余入座飯畢導余由寺西而上不數百步則有喝石巖在焉舊人題名尚存喝石者蓋爲觀音化身與開山和尚講法其辭頗誕和尚微致譏誚乃曰隨師指示祖師和尚云此有頑石汝能喝之使下乎乃大聲喝之其石隨而下復命喝之使上石之隨而上者如前遂裂爲三其文象川字遊者以絲線徹底經之與石座無毫髮沾墨卽其所語法師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之明證也今地名前喝界兒童婦女皆能言之始知幻化之事殆以神通難以執一論也巖之石有靈雞塚高可三尺許凡師升座講法雞卽佇立不動傾耳聽之講畢隨衆以散

所謂伯牙鼓琴而游魚出聽可以互照非妄傳也又有
一白兔每冬夜時來與師護膝若解人意者由西而北
則松竹夾道陰森可愛殊非塵境所謂青青翠竹總是
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其是之謂乎又轉而西則有
浴佛池爲泥沙壅淤止有金蓮花遍開拂水豈佛家所
謂蓮花色相歷萬古而不滅耶頃之步至寺門外則有
碑記者三中一石旣大而巍然獨峙者卽前寺題名勒
宋孝宗御書于石也碑之比向者乃宋蔡襄所爲記又
一碑低狹僅可三尺乃東坡蘇老親書三游徑山詩曰
來游曰再游曰重游也雖苔蘚昏翳予以手摸讀之尚
可諷詠公之胸次卓越飄然身世兩忘亦可以想見于
千百載之下矣再步至山麓有地一方如砥余立而視
之時午後天陰雲氣蒸蒸然俯視諸山如羣馬百萬跳
躍于烟霧中與初入山之景變態又大異也余曰此地
若立一亭榭可以便觀眺僧曰此宋望江亭也日久亭
廢恨無再創之者余爲之憮然且堪輿家謂此山爲五
峰攢秀蓋指鉢盂鵬搏宴坐大人朝陽也其名晏坐者
昔皇巾賊入山中祖師坐於峰石賊疑其爲人也連以

矢射之矢皆中石師則晏然不動以名峰餘皆以形象之山僧備道是山典故歷歷如指掌余因記之以俟博物君子

游徑山記

王在晉 太倉人尚書

武林之屬多佳山水而餘杭之有徑山稱最勝東西兩天目山高插天水因山曲折浸為巨源若兩目然故曰天目入兩目以是山為徑路山遂以徑名余雅慕徑山而未有企及也歲在辛未南湖告成功監司往閱視余以鞅掌三路不得從諸大夫後會八月逾望三日往吳

興謁臺使者畢歸由茗溪茗溪一帶天目諸山眾流環合溯流可達乃從吳興泛舟過德清渡雙溪雙溪之流一出天目一出高陸至雙溪橋合流入徑山港舟不得通舍舟登陸過化城接待寺化城為故宋佛日禪師宣公所創踞徑山東麓宋時棟宇宏麗欽賜化城二字上創重屋尊而閣之殿寢門廂庖廩湔浴靡不備具載郎官楊汝明記中我朝香火猶盛漸次廢棄寺田轉佃間左豪右踞之然化城巷之名不泯馮司成開之創剌經之緣始於清涼之妙德庵地峻遠役南匠轉輸工力

費倍乃遷之徑山徑山雲霧罩籠藏板其中易朽腐始議復化城化城地坦無雲氣潤濕便藏板而易輸工力乃爲屋十間以安經板處工匠而大士金身以草殿居之海內宰官居士布金恢復化城舊域捐貲贖地而有子衿鼓衆跋扈必欲與沙門相角事聞當道屬予訊其事郡邑勘明予按法治其尤割地歸僧封畛不失而其間有墓塚者聽之以寧其窆窳佛處遽廬中得重開法地以須十方大檀越之力予過化城而一二野衲邀入和南佛前稱善事周遭故址枳棘蓁蕪闢草萊而重新

法王之宇西來白馬茲其爲翻經演法之場乎過化城折而西北抵徑山山去縣五十里雄據乾位挺然而東目正幹宴坐朝陽天顯堆珠鵬搏凌霄御愛七峰攢擁草木蓊蔭樹古而蒼地僻而野山門幽寂有老松婆娑可陰十畝與木蘭交枝薄青旻翳白日松爲數千年植而木蘭亦森發離奇匪淡山無此異種參差白塔同虬木橫斜巢雲歸雀竹松間雜景色清饒葱翠交暎入山而路轉深地轉奧無數簧管霏烟濛濛新竿雄拔姤母高凌排岡直上各高十里層巒峻嶺長騫偉觀盤跚透

迤盡在竹間竹路籜龍透地攝屐峻嶒一頭陀引導美
箭蒙茸蘿葛糾縛時摩僧頂羣峰蔣蔣拱護靈嶽中豁
然坦壑去險而夷重巖滴水清洞空沕頭陀指爲明月
池其間小井爲龍湫龍歲一來顧雷雨曠冥過洞行少
許路繞屋後登崖叅大慧禪師塔明堂室塞方伯吳公
言塔前當介然闢之而成路僧苦去屋未果闢孰爲周
行則茅塞之矣由塏崖而東爲喝石巖唐時僧法欽結
庵有白衣士求法度爲沙彌欽指坐後石屏謂曰能開
此乎叱之分爲三片代宗召法欽赴闕賜號國一禪師

辭歸杭卽其庵建寺曰徑山宋開禧間孝宗額賜興聖
萬壽禪寺東南勝道場無逾此者行過複嶺崇隆隱天
有斐茱猗坎窞爲池方塘一鑑湛潔如澄鮮漾碧僧曰
放生池池邊刺經工匠排列雁行伏迎道左已訪鑑公
上人所寓靜室治蔬爲供清話移時片語點悟此不殊
欽公三片石恨不如白衣士立度爲沙彌耳別而登樓
同餘杭令戴君進飯夕陽西沉遂促從者亟行余時有
天目之興徑山直傳舍視之竭蹶而趨至無垢寺而宿
焉是夜惺惺不寐取唐崔元翰碑籀文摩擬不能屬草

乃讀東坡徑山詩擊節高吟與松濤林籟相爲答和殘
月半窻莽烟伴榻無何而山鳥鳴鳴不覺東方之既白
矣

游徑山記

張京元

泰興人
進士

徑山者兩天目之徑也在餘杭西北境去武林百里而
遙不當孔進游者多不易至余行視漕例自餘杭臨安
始戊申正月十九日出武林登舟是日晚不及發廿日
黎明解維行四十里日晡至餘杭橋餘臨兩邑令俱肅
候廿一日早畢公事兩令顧舟中指點青山輿馬已集

劉君先往余尾而行出餘杭北門道田間約十里漸入
山徑又數里飯西溪禪院飯畢度一石橋溪流甚迅過
溪皆行竹中密若蘆葦山益近竹益深度可三十里至
洞橋爲徑山寺界兩僧來迎因令夾輿行指問岡巒竹
塢一一能答詢寺遠近尚在五里外雨濛濛至漸益飛
注屈曲千盤俱在綠陰翠靄第不一見松栢亦地氣然
與至山半輿人少歇庵僧供茗泉清茗香灑然忘疲數
里抵寺候人鼓吹山谷答響固自雄爽時衣履沾濕亟
入僧房小憩房前後皆古杉銀杏雨淅淅鳴葉間略偃

臥櫛沐令君秉燭命觴雅譚娓娓無世途寒熱語夜臥
枕上雨達旦不休早起劉令辭歸余與友人周公彌門
人張德懋冒雨登山肩輿穿殿左曲折而上觀藏經小
閣時方朔一僧前導上禮妙喜庵大慧塔盤旋度竹濃
霧陡合四顧杳然迴看山下白雲湧起茸茸縷縷如兜
羅綿積成銀海海中青螺點點荇藻浮沉蓋下方諸山
在雲霧中時露峰尖倏隱倏現頃刻萬狀幾盡雲物之
變真是得未曾有繞大慧塔又數盤得一池正圓四圍
修竹池北壘石爲級竹裏殘碑爲端禪師塔鐫至正間
諭祭文池故放生處池在諸峰間深可三四丈水蓄不
流雨不溢旱不涸亦靈蹤也又上爲寂照庵新刻書本
藏板貯焉右轉竹叢中有靈雞塚國師欽禪師說法此
雞時時諦聽師往長安長鳴三日而歿乃知一切畜生
生道俱足佛性一了便了固不似世界凡夫營營萬緒
汨沒本來苦行解脫而一情忽動便墮泥犁曾羽類之
不如也塚下爲喝石庵想水衝石破狀如驅走遂爲巾
子山人持咒立喝走而爲三有之乎無此等神通固非
思議可及耳還僧房午餐復出寺門閱蔡君謨蘓子瞻

碑時無榻手以不及摹爲快巖畔有望江亭址晴明可見錢塘是日盡爲霧障縱觀雲海抵掌清言僧手苦茗共啜而返

徑山紀游

吳之鯨

字伯霖

四月朔日賦天目游理屐南屏舟公山樓所期俞似宗薄暮至小飲庭際甚適次日以余治南都書不果行日三商佛石至飯後步堤上訪秦冰玉短蘆疎柳荒齋歆磯意自閒宕偕返寺舟公方受戒雲棲歸設伊蒲爲供余佐以家釀冰玉微醺別去黎明渡湖北喚舟松木塲

過兔泉泉極淺冽以澡絲瑩白異他水時擔者肩摩進頃刻滿意去似宗曰此有村醪頗佳據叢篁深樹間各飛數十大白夷猶諧噓縱步高下抵佛慧黃春矣僧規隱掃榻命觴余與似宗且奕且斟而佛石操不律應索詩者腕欲脫似宗曰胡不分勞逸也余笑曰我兩人對酒不爲甘石公稱詩不爲苦亦各適其適耳衆爲輾然浹辰遙行而似宗夙戒時糗庀具之使亦以是時至儼短篷薄禹杭舍逆旅主人尋問南湖路湖爲衆流奧區由茗甞達震澤入海此其居亭也剗葑濬淤因勢蓄泄

使有所歸不芴溢爲患誠萬世之利亟命修舊闡導其
往來自無齧堤之怒且瀦以漸深必不至焦澤議者欲
甃石爲六橋中別島嶼令千頃烟波與遠近峰阜青翠
互映當不減明聖大是快事余遲回堤上已恍然縹緲
涖澌之想矣時覓天目與人不可得佛石曰從此至青
山一解艦力耳似宗曰隨地皆游也何必計程并力耶
卽命舟抵青山飯罷聯步而前倦則籍草談世外事宿
五柳樓居似宗出醉鱗海錯爲侑爵無筭次早覓得一
竹籃兩君以供余至西墅隨買二堯方治飯行矣適高

兩目先生蹤跡至邀飲別業高與似宗同官於閩頃以
讀禮歸而與余稱年家曩季殷殷地主之好藹如也佛
石言玲瓏去此不遠殺枳旣設大堪選勝因連輿行田
間薄華石山石壁陡峻長澗渟泓有小亭可憇過流霞
橋登石門詘曲而上爲三休亭九折巖風雨驟至屐下
皆作小瀑醉眠石爲坡公書字勢飛舞旣陟岡澗合峰
環古樹盤鬱寺中圯所存敗簷數楹耳旁設東坡山谷
佛印像寺相傳爲左元放葛許二真人修煉處蘓黃諸
公蓋嘗觴詠於此坡公有白雲穿破碧玲瓏之句石根

猶泠泠作響雲東去半里許爲琴操墓深菁荒葛有坡
公依自不寂寞酒數巡似宗與兩目鬪棋各雄長不相
下余憑軾而觀之飲遂至丙夜比曉雨益橫嵐結如蓋
撲人面莫辨眉髮兩目所攜二十人之供昏旦且匱余
懼爲地主累且室湫隘局踏作苦遂堅辭兩目破雨下
山而輿人以蹠踔高嶺難天目之役從者色阻乃取青
山棹返禹杭文昌壩寄宿茶亭禪閣飛澍無停晷衣履
各載幾斛水似宗急命酒消雨氣遂至霑醉佛石曰雨
妬游奈何次日爲浴佛日也曉旭映窗櫺間佛石奇喜
亟喚余兩人披衣起朝爽晃耀如痿能行憶昨躑躅滂
泥中無異隔世僧爲設齋供禮佛佛石誦諸品香燈梵
花氤氳遶幢影似宗狂叫曰天助我輩游勿曠此日然
宐天目而趨徑山取道近且屐齒喜新也余與佛石鼓
掌稱善亟呼筍輿沿溪行宿霧漸消山頂次第現如新
粧出羅幌行可二十里飲溪邊酒家遙望舟枕巍然獨
峙秀鬱可挹又三十里林漸深地漸高將逼雙徑循趾
攀巘委折數百里澗花飛灑俱成白煉山形周環複疊
如入篋上下篠蕩檀欒萬畷一色余隨輿偃仰覺日光

射風細雲疎非若高峰軼雲蒼榦蔽景作鞞鞞之聲礮
礮之狀也嶺甫半輿人告疲余顧佛石隔山小浮圖非
卽歇足處耶佛石指曲磴數坂曰此須遶而上耳旣上
嶺如馬脊左右懸削忽白雲覆他山飛捷於鳥細雨隨
至余振袂度數盤沐佛聖水杉松環立平臺俯瞰則三
山門巋然列矣視小浮圖又在足下遠峰嵒岨近峰嶢
峴含澤吐霓倏忽殊態武林兩高龕楮一線俱在靉隳
中余嗒然宴坐雲海蕩吾心胸覺生平寥廓之氣呼吸
相應昔陶貞白志在冲舉每云指白日覩青天去此不

遠獨於爾時有會已投松源山房古杉蒙茸方浴沉碧
高樓十五楹邃潔可居僧冲宇供筭蕨煮清茗情甚洽
月光初燦僅於密樾中作掩映觀耳晨起謁新殿制度
宏偉未飾丹堊過妙喜庵禮大慧禪師塔眎龍湫舊蹟
循左級而上視放生池池圓如珪廣可盈晦惜無游鱗
潑刺余實有願而未卜償法也再上爲寂照菴刺藏經
處鐫工麇集室後供達觀甚肅令人轉思密藏忽緇衣
釋冠過謁余詢知爲門人通州崔叔錦叔錦爲諸生不
得意剗心大典棲遯於此兩月矣余攜之出過喝石巖

石柈爲三昔巾子山人乞國一師剃度以咒方護佛法
賜號性空大師大曆中代宗遣內侍迎國一入京徑山
之興實由於此訪雞兔二塚至今在巖下三白駒或寢
或訛乃載經板出山者儼然雪山山梵從也是日陰翳多
濂灑久益密叔錦別去返松源山樓飯後稍有霽色命
輿從右級而上旋轉竹徑菖蒲田新秧離離澗水澄瀉
石磴梳潔如鏡高岡礧密遙見炊烟一縷從修篁中出
卽知爲雲房杳然無覓徑處余喜忘返翛然緜山烟谷
食沆瀣佩九節靈苗不復知有人世旣過傳衣庵爲萬

松禪師傳衣處躡白雲庵攀蘿而上爲凌霄峰浩淼如
大瀛海何減泰岱新殿枕鵬搏山勢拱衛余謂此山幽
曠非通都大邑而宸章御蹕後先輝煥故樓名五鳳閣
建龍游南朝四百八十寺未有其比今山水依然未知
八十一代傳燈何人耳返流止亭輿人告息各曳杖尋
東坡放生池坡公游徑山二詩如欲看細字銷殘年靈
水先除眼界花俱頌水德今濁甚亭碑幸無剝蝕及讀
樓鑰百萬楮松雙徑杳三千樓閣五峰寒自是寶境語
矣似宗探藏錄許爲刺高僧傳燈下各繙一編間拈以

問佛石佛石各爲宣說吐旨玄暢因曰宗門不立文字而微言奧義終古不磨猛志精求參悟非遠今人根力未堅而遽稱文喜遊戲彷彿而妄冀豐于正恐慧蓋乍枯慈筏罔濟耳相與嗟嘆久之余夙知有聞谷住徑山急欲一晤而聞其坐不語禪殊悵快佛石爲通信聞谷慨然曰吾素所願見者也曉訪之觀音殿時禪習者三百餘人而閣戶闐寂鳥雀不喧入左扉若無人者執事虔嘿惟謹聞谷坐余輩小閣色靜而氣融神理泓上發語簡遠真禪定士也余爲肅容而別微聞谷幾虛徑山

一游矣

游徑山記

李

穀

字孟芳常熟人

辛酉八月十有三日出餘杭之北門十餘里度新嶺朝雨空濛遠近山光樹色如沐如黛濃淡疎密俱入畫理元實謂予曰好一幅米家山也余縱目如弗及焉又十餘里上下田坂路滑難行輿人幾覆者再過麻車堰雨甚小憇市閣又五六里許過雙溪抵化城寺寺故宋佛日宣禪師道場舊稱名藍正德間傾圮爲民間佔佃萬曆中僧淡居士刺藏議置藏化城募金恢復周遭九百

餘畝盡還本寺可謂曠劫勝因然規模草創梵宇僧寮
猶未紺密惟大佛一尊爲僧慈門自吾虞山裝造供此
金資寶相員滿莊嚴一瞻禮間不勝贊嘆蓋寺廢而復
興寺興而佛至淡居與慈門此一段因緣似必有冥契
于夙生者由殿後入客堂侍者爲設小食食畢過香積
厨至浮度庵庵後爲置藏閣登閣憑欄前眺白雲堆疊
諸峰出沒其間延瞰久之及暮出殿上隨喜功課畢仍
返客堂進飯宿于旅泊軒之左楹夜半聞風雨蕭蕭之
聲爲之無寐及旦雨稍疎亟治裝行促慈門與俱出化
城折而北夾路叢篁茂密軌不得方幾二十里過直嶺
崛崎幽茂緣梯而上竹色葱蒨襲人時從山豁回視下
界如陵如阜在餘臨間不可名指而山間田禾色淡如
水俯仰俱異境也未幾抵徑山寺寺僧五六人立松杉
間衲衣翩翩與蒼翠一色中鏡庵者由本山出理南湖
之地藏殿知余輩入山先期而至爲余輩向導者也上
大殿禮佛出視左廂一樹高可四十餘丈貞枝連抱峻
挺插天信哉檀林寶樹也其下爲龍井卽老龍避宅願
留一穴以通天目之處殿庭兩樹相對枝葉員整高可

二丈云是娑羅異種經鉢孟池過梅谷房絲杉數株參
樓而上岳岳林榛是亦奇觀登樓少息鏡庵爲引叅大
慧塔及紫栢塔經靈雞塚看香水海水出石坡上大可
一拳深三四寸許相傳靈雞飲水處水味甘香雖大旱
不竭云過放生池池猶宋時故跡繞以青石負整如鏡
池上石臺可坐更四面檀欒映帶元實欲攜尊酒于此
適山雨飄墮亟上寂照庵庵爲剎藏道場也叅端禪師
塔禮紫栢像徧閱藏經閣適從者攜酒至元實戒不得
入而門外雨甚庵主自光爲設方便許酌于堂前之左

余適當十齋日不入同游之隊自光爲設山蔬果茗與
慈門輩飽餐禪悅甚適也自光雲中人自五臺偕紫栢
護藏居此貌修而文詞敏而達似有尊宿風致薄暮雨
小歇仍歸梅谷余以來朝爲月望欲觀大殿雲集乃獨
偕鏡庵宿于禪堂之奇樹樓約四更聞鐘聲鏗然披衣
起則鏡庵已秉燭至矣梳洗畢當家師廓庵出見師卽
鏡庵本師也其貌寡言凝然法幢令人起敬須臾上殿
聽祝贊畢隨大衆稱彌陀百聲仍歸單小寢至旦廓庵
侍者景如邀元實諸公爲設早飯飯畢擬登凌霄峰鏡

庵謂宐先傳衣庵余以諸僧無輿策杖與偕約三四里
至庵庵主覺輝以凌霄路草披離先爲芟除而待遂由
庵後嬖姍而上并元寶諸君亦舍輿而杖矣幾四五里
至空中居居爲僧梵懷所構相傳此峰無水梵懷鑿石
得泉砌小池畜文魚數頭雜蒔幽花小草柴門曲磴頗
具勝情入室晤梵懷登峰絕頂俯視千山如舞如拜如
歸鳥如趨鳧參譚猓獬縻紛無際遙盼錢塘一帶隱隱
軋沕中真大觀也憨大師詩云西來二日如鵬翼東去
千山似馬蹄得其槩矣元寶命酒酌于池畔予偕諸僧

坐巖上各盡歡適比興盡下山旋憩梅谷復偕鏡庵由
觀音殿過喝石巖欲禮國一禪師則屯雲作雨不及啟
庵而返予倦就寢不知夜爲中秋身在山中也然畢
竟無月亦無遺憾云明發山色冥蒙多疑陰結亟亟出
山以松源多佳樹復一往觀則絲杉數株高聳似梅谷
但地空樓敞游盼更多姿耳別諸僧出寺門經東坡池
池在短籬荒草間元寶以爲無奇先登輿去余與羽仲
循崗而上折而西爲雪嶠靜室一老僧出見問以山主
謂往雙髻云精廬整潔異他所因問僧姓氏云崑山人

號定生余曰定生西方與曰然遂引余輩過西嶺忽同
游許君亦至相與南望諸山俱在其下而御愛如盤舟
枕如帶繫對巖前絕爲奇勝余謂登此可無上凌霄羽
仲亦以爲然慮前去者俟久匆匆別定生出庵慈門以
輿人未便欲留寂照偕鏡庵送予輩至此而鏡庵復以
余喜邀策以一竹杖見貽遂謝登輿下山尾元實可五
六里而近歸途由斜坑出菜園一路礮石紆譎水聲激
洌不斷人行礮底時出礮上每遇崎嶇下輿輒爲披情
馬過跳板橋經白社塘仍踰新嶺而進餘杭是爲十六
日也同游宋孝廉元實張君謙之許君鎮之元實次公
羽仲又次策季云

徑山游記

黃汝亨

字貞甫
進士

徑山在臨安北三十里東西天目通山之徑也九日晚
宿化城寺次日卽欲朝發而同年汪孝廉至引裾畱醉
予笑曰固勝孟公投轄雅情耶遂畱飲是日午前因便
登錢武肅王墓墓在縣治右出城西有山名石鏡巉巖
片石甚秀俗傳武肅微時過之照見冕旒此不可考有
像藏開化寺兩眉豁堅如箭面棗色似武安寺又有婆

留井鎖井夾道有舊宮門磚砌亦勝蹟也次朝至普淨寺飯發足明宗師日記昨夕過溪流清淺游魚如髮似鳥行虛空此意云何予鼓掌唯唯行六七里許從西北磴道上十餘里曲折盤薄大都以竹居勝綠陰翠靄時時拂披襟帶鳥語頗清多不似兩天目頂寥絕無鳥聲日未夕投中峰南院宿從院背小徑仍行竹間翠陰郁穠林林千立天光從竹隙入予從來看竹無此地幽暢也因以剩夕間萬松塔及月亭千松塔爲傳衣庵是陸太宰沈中丞碑記蛻骨處也塔所居菖蒲田環山繞林

俱饒蒼翠色而紅葉燁燁出秋林中更覺艷絕仍歸院長臥樓上爲十三朝矣蚤起飯院僧引看妙喜菴爲大慧杲禪師塔杲師有像清美無倫庵名蓋宋孝宗所題也又迤而塔後行竹徑上殘碑爲四十八代端禪師塔有至正間諭祭文前有放生大圓池中深三四尺許亦竹翠所繞又上爲寂照庵則達觀和尚從長安歸瘞處因記予往者逢此公於長安西掖門外隔面送語遂成異世生平雄心霸氣究竟此寂寂中不可謂無因世間一切法何處可住爲之太息起仍右轉竹叢中有靈雞

塚在焉此雞不食生類唐國一欽禪師會衆說法時時
竚聽因師去長安長鳴三日而歿乃信一切衆生具佛
靈也志尚載靈兔塚今不知其處雞塚下爲喝石庵石
碎爲三屏張笏立上下可十丈餘乃巾子山人持呪立
喝神通現示此非擬議可及開山欽禪師像較大慧更
超秀而長耳似法相信茲山乞霧人也此下有香水海
泉澹可嚼仍歸南院飯卽從徑山東南下入禹杭東南
徑迤折十餘里大都巖岫澗泉相錯落間以竹色不似
西徑竹樹居勝晚仍禹杭公署宿十四旦丞成君促集

輿馬行入西溪一帶烟雨微濕翠竹林叢不甚減徑山
西境小憇永興寺爲馮開之司成中興池有濟顛和尚
無尾螺靈跡頃之仍投佛慧賦公移竹室下榻二日聊
紀此游草而賦公有孫方垂髫予發足時持紙索書尚
健如虎歸時忽聞物化驚嘆無常迅速如此人生不五
嶽游而五鼎食何爲因思向平俟婚嫁畢游名山語亦
貪天幸令婚嫁未畢卒然不可知此身不當俗歿耶明
宗聞之大笑促予疾艸此紀而各得詩若干首是游也
幸而得三緣前後十餘日俱晴霽似春無片刻陰雨有

天緣靈巖名刹秋林石骨所在獻勝有山緣得明宗禪
侶而家侄載以從所逢山主賓俱供應無倦色有人緣
卽予生平好游亦何能數數得此投之名山作入林佳
話耳九月秋紀成爲十六日

游大安寺記

馬用錫 餘杭令
溫陵人

蒞餘杭之三年爲天啟甲子四月維夏偕學博宋元實
氏尋所謂雙徑而登馬過化城稍折而西訪僧無從于
荒畦敗址中余曰安取此而結庵也元實曰此故大安
寺基自布衲禪師開山之後爲妙喜安禪究竟之所宋

治平間欽賜寺額故名藍也無從自九峰來禮徑山已
而低徊于此謂布衲高風豈容一墜不振慨然思所以
恢復之蓮社諸公因爲捐資贖產若干畝建室若干楹
栖禪于此行還舊觀未可量也嗟乎佛法隆替名勝升
沉信在人耶雲栖虎窟瓶窰市廛一經名宿遂爾佛日
照耀無從登東魯之堂而直提西來之旨雲栖之後學
者推仰顧于茲卓錫也豈偶然哉因叩其所置山產畝
數爲之立戶而復爲之記無從名廣來俗姓華亭楊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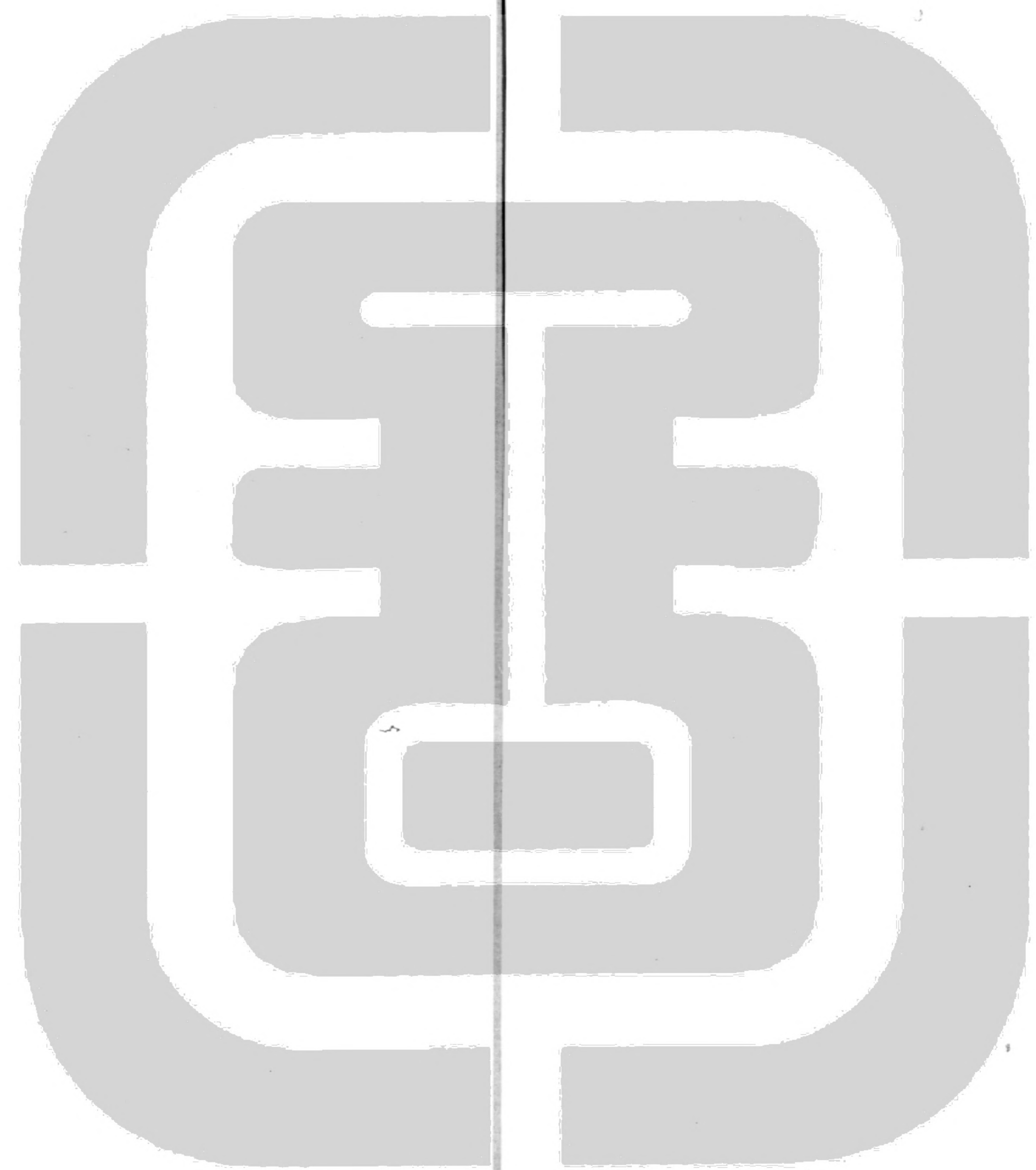
游徑山記

吳伯與 字福生
宣城人

余居杭年餘神注徑山天目也推占幾日福緣者數矣
偶竣事實安回自富春渚遂舍舟北趨禹航以半日程
抵徑山之陽藍輿行綠樹中碧蘿垂幄蒼枝掩蓋已覺
心折由山脚仰視之高爲五峰中爲龍湫妄意石屏中
當有白衣老人前致禮者因誦觀音俱胝不敢望石裂
爲三乍拋牛馬心雄喝石也陟級西徑則山骨峰竝巖
峭牙嶠石凡萬譎千詭有銳下豐上者有疊高數十層
出必半仄者有粘空倒立生動如具性情者日落半規
朱光注射煜然萬丈芒穎如鎔五金俄而紫氣西沉則

山河浮湛中長松彌天布濤救地插青俱數百年古物
不下千章萬章而燈炬錯落於樹祖藤孫強附弱攀之
中轉覺夜氣罡風如束起錢塘水倒潑巖石冷氣栗人
骨也導者刺刺呼呌宿鳥翻撲欲沸又不知誰叫誰答
矣然吾獨羨其威紆百疊愈取愈多徑中走二十里而
到僧堂似雙鸞翔空欲下正當月孤雪壯不勝奔競者
邵不朋適至飛觥流覽星文下迎矣乃捉不朋裾而問
曰山中所現白兔靈雞龍湫出沒是幻是真是何實義
但欲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又何稱焉如謂神通自

在不平地波濤起耶不朋啞啞曰吾何知吾何知智和
尚云緊峙離水靴蹋破湖湘月手把鐵蒺藜打破龍虎
穴翻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是何幻化不歸法身是何
一隻眼不能七縱八橫而漫以已所能者爲本等已所
不必能者爲神通予亦啞啞彷彿質明瞻禮諸佛殿堂
之高敞象設之奇大儼然阿房舊址非漢以後帝王居
也偶閱三千樓閣五峰寒之聯因手書易之謂誤寒爲
含恐寶印掌不肯再撫耳取東經而下日照石如鏡照
泉如銀床照蒼松青篁如冰林凡疇夜隔林所極目碧
靄者今又噓吸其間乎但團結移換若夕鏘而今員若
夕杳而今瑩恠體幻來殊無巴鼻矣會衆美而參大意
其此山之兩徑乎徑以森石爲骨以濃松肥竹爲膚乃
石以空而活松竹以淡逸而靈骨膚又兩兼之眼耳雖
兩形同是一頭指掌雖兩形同是一手其無住法門也
歟蔡君謨作記自謂覺而言夢况予又夢中夢也而正
法眼藏云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方能蹋翻四大海
摑倒須彌山余何能撒手到家言家常事卽通身皆口
且爲徑山橋舌矣



書